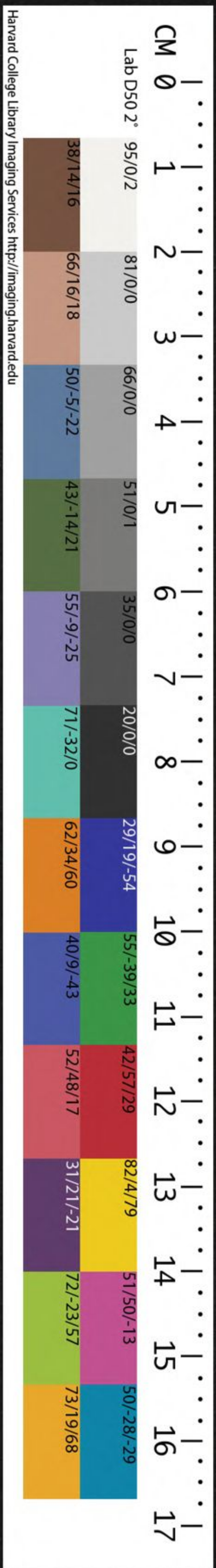


T 856 / 4431 b (18)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0 1955

四書諸儒輯要 十八





四書諸儒輯要論語卷十四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都梁李沛霖代雲泰訂

男

夢雷廣思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章全首

此廣原憲不為之志以進於有為也。邦有道二句勿平講猶云邦有道穀與邦無道穀皆可耻也。知得不能為之耻與不能獨善之耻無分高下。便當以濟世為功不可以潔身自高矣。方切對狷者說。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耻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耻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耻則未必知

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序講昔者原憲猶介有餘而進取不足一日以耻爲問毋亦惟是潔修廉退之

風足以高一己之守歟夫子廣其志曰君子立身天地間貴有守也尤貴有爲若邦有道不能爲有爲而但知食君之穀雖非枉道未免素餐邦無道不能卷懷而猶然食君之穀則徒貪位而不能獨善二者皆可耻也人未有不自有守而有爲者也亦未有不能爲有爲而徒貴有守者也子其勉之

疏義朱子曰原憲甘貧守道其志卓然能有不爲者也其爲此問固知邦無道而枉道得祿之爲耻矣特欲質諸夫子以言其志耳夫子深知其然而亦知其學之未足以有爲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之羞未免蹈素餐之愧故以是而並告之使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及其所未知者庶乎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所未爲耳○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爲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陳新安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集註云世治而無可行之

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其意正與此章同但彼全是平說此亦雖是平說然就原憲分上觀之則重在邦有道穀微不同耳

附參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其訓確矣今必添出邦無道亦當行道濟世來見不可徒知食祿議論豈不甚高不知無道且皇不遇孔孟濟世之心耳其實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聖賢何嘗無道而必用乎觀夫子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又云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可見無道獨善自是正理如此夫子斷不因原憲不能有爲而教之無道亦用世也

克伐章全旨

此見仁不在制私而在無私當玩註中有無二字無私之謂仁有私而制之不行還未得爲仁呂晚村曰不行是外面阻遏不是拔本塞源究竟根株在耳仁則私欲淨而天理行渣滓消而本體見非自然勉然之別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序 憲又問人心至虛而物欲蔽之，則私出焉。如克伐怨欲，四者皆心之私，而為仁之累也。若能皆制之而不行焉，私念既遏，天理自存，意其可以為仁矣。

疏 慶源輔氏曰：克只訓勝，如克敵克己之為勝敵勝己是也。然單言之則為

好勝，如伎克克伐是也。伐者傷殘之意，自矜乃所以自殘也。忿見於外，恨藏於中，內恨外忿則怨。欲有公私，貪欲則欲之私也。○胡氏曰：分言則四事對舉，互言則克伐者因己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己所無而生，氣歉也。推本言之，又皆由有己而生也。○雙峰饒氏曰：克伐二者只是一病，怨欲二者亦只是一病。四件是兩件，又只是一件。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怨恨。○林次崖曰：克伐二者相為用，好勝則自矜矣，自矜則好勝矣。○怨忿恨忿急，恨緩忿一時就過，恨常藏在心，即忿之留也。○陸稼書曰：這一章見制私不足以為仁，而仁之為仁可知。大抵人心本來皆仁，都

被克伐怨欲之私累之。四件病痛不同，總是氣質用事總叫做己發於事前，便為意必發於事後，便為固我發於喜怒哀樂，便皆不得其正。發於視聽言動，便皆背違乎禮。發於子臣弟友之間，則綱常多欠缺。發於辭受取予之介，則操守多遷移。

原 憲但曰不行焉，分明是有是四者而不行，非無是四者也。着力堅忍，所以為難。○謂原憲只是能守而不能知，亦非也。若全不辨得如何為克伐怨欲，却如何會不行，只是知得不精明，不能如顏子之烈火不可犯，故四者之根常隱伏耳。即守有餘，亦只是堅強忍耐得存養。克治畢竟也。自欠了若能敬以存養，便可消除根株。有四者而不行，只是省察邊事。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

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情乎。憲之不能再聞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公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論語 子曰。克伐怨欲。皆人情之易動者。今能制之。使不得行。非有定守者。不能。可以爲難矣。若夫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今但不行。只強制而已。保無潛滋暗畏而不覺者乎。以之爲仁。則吾不得而知也。是則制私不可以爲仁。仁則無私之可制。學者觀此。可以識仁體矣。

論語 未子曰。四者之不行。亦制其末而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不能去也。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萌蘖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意。乃日鬪進於胸中。則夫

所謂仁者。亦且殫殘蔽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絕其萌芽。蹙其根本。不使少有毫髮留於心念之間。則於仁也。其庶幾乎。○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未得爲仁者。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遏其怒。畢竟胸中有怒。在所以未得爲仁。○問可以爲難矣。曰。這箇也是他去做功夫。只是用功淺在。○不行只是遏在胸中。不行耳。畢竟是有這物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它在裏。○克己是拔去病根。不行是捺在這裏。且教莫出。然這病根在這裏。譬如捉賊。克己便是開門趕出去。索性與他打殺了。便是一頭事了。不行是閉了門。藏在裏面。教它且不得出來作過。○問克伐怨欲。須是克己涵養。以敬於其方。萌即絕之。若但欲不行。只是遏得住。一旦決裂。大可憂。○只自家已身上。是勝箇甚麼。是伐箇甚麼。是怨欲箇甚麼。所以夫子告顏子。只是教他克己復禮。能恁地。則許多病痛。一齊退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這是防賊工夫。克己復禮。這是殺賊工夫。○雙峰饒氏曰。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猛勇決去。平居莊敬。

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察克己。此勇猛決去法也。○胡氏曰。制其情而不行。與顏子四勿。若相似而實不同。四勿者。分辨于天理人欲之間。而一循乎天理。不行者。禁制于人欲。已發之後。而不徇乎人欲。用力於夜分之際者。易用力於已發之後者。難。此所以雖不許其仁。而亦許其難也。苟志不勝氣。則藏伏於內者。勃然而出其難也。有時而不可持矣。○呂晚村曰。有克伐怨欲而不行。與渾然天理而自無克伐怨欲之可行。其境界自是天地懸隔。不必說不行到底。有行即終身制使不行。愈見其難於仁字。究竟懸隔。○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八字是仁字全象。然必人欲淨盡。而後天理流行。未有人欲不淨。不盡。而天理得復者。天理本吾心固有。故可曰流行。人欲本非所宜有。故必曰淨盡。今于四者。但曰不行而已。則其根荄隱伏於中。而天理反強制於外。伏于中者。為主。制于外者。為客。以客壓主。其用力甚難。若謂將以久勝之。亦必至使四者內消淨盡。無可行者。而後可言仁。斯亦難信之事矣。豈得謂不行為為仁之道。盡是哉。

附錄 呂晚村不以自然勉強分仁與難極。是但謂先難後獲。正好從難用力。却欠精細。先難之難。與不行之難。似當有別。先難之難。指克己之功。不可畏其難。而不前進。也不行之難。是見極力強制。亦非易事也。原憲不行。不但與顏子克己不同。並與仲弓敬恕亦不同。克己是一刀兩斷。此旗一麾。三軍退聽者也。敬恕是存誠閑邪。所謂閉門自守。不放賊入者也。有顏子殺賊之功。固是無賊。有仲弓防賊之功。則賊自必散去。亦可至於無賊。若原憲之不行。是忍着在內。不放出來。如家中有賊。相似。雖能禁止不偷盜。然却關在門裏。防閑不到。終必為害人。只知與顏子之克己有別。而不知與仲弓之敬恕有別。故猶看不透耳。○不行是在外面看見。無是四者。其實心中。此四者未嘗忘也。若合下掃除四者。少不得用戒懼慎獨之功。無他捷法。但以原憲如此堅忍力量。做時自勝他人耳。若謂難與仁是一路工夫。則不然。註於難則曰有是四者。於仁則曰自無四者。可見所爭在有無之分。謂正從難處用功者。非是。○中庸莫見節言慎獨工

夫是指幾之方動而言。故註曰：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此言為仁大段工夫。自重持敬涵養。故註曰：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曰：藏曰伏，甚重未發之先。說臨發時方刻，亦只說得省察半邊。○可以為難難字原要兩面對看。人有克伐怨欲而不能制，憲能制之使不行，自是遠過於不能制者。此亦未始非許之之詞也。然着力持守是他得手處，即是他受病處。故雖難而究不可謂之仁也。程子註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這便是許之之意。胡氏謂用力於夜分之際者，易用力於已發者難。這便見用力雖難而非仁之意。對仁則不知又何嘗非不滿之詞。

士而懷章全有

此章見為士者當心無所累。士字重提居字所指者廣。凡一切便安適意之境，宅身其中有令人戀戀而不忍舍去者，皆居也。懷居一念，即此便是損德廢業。

即此便是不足為士。不必到不足為士上方推說損德廢業。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序講子曰：為士者正誼而不謀利。若於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則心為形役，志為物損。其識趣卑陋，與庸人無異。何足以為士哉？為士者洵不可不以理制欲以道御情也。

疏義朱子曰：有為而重遷者有所繫而不去乎此也。無為而輕遷者無所繫而有慕乎彼也。有繫乎此者固懷居也。有慕乎彼者亦懷居也。然夫子之言則亦謂夫有為而重遷者爾。張子蓋推言之也。○慶源輔氏曰：懷吾意所便安處便是利心。為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於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則於義之所當為者必不能知所徙矣。內有損德，外則廢業。是尚足以為士哉？○雲峰胡氏曰：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樂天相反。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

無所執著。所謂安土敦乎仁。其樂也。天懷居者。戀其身之所便。以為安。有所執著。其累也。人。○胡氏曰。居室一事。所該者狹。聖人既斷其不足以為士。則不止思。念其居室之安而已。故以為意所便安處。皆是蓋不循理之安。而惟徇情之安。則趨利背義。往往有之。安得謂之士。

附錄 虛齋謂不必又推一重言趨利背義。當無不為。方為不足為士。此說極細。即輔氏謂意所便安者。戀戀不能忘。則於義所當為者。必不能知所從。內則損德。外則損業。亦是後一層語。只便安處。戀戀不怠。此心當下已全是一團私意。已自不足為士了。○或問謂夫子之言。亦謂夫有為而重遷者。爾則懷居。只指因其已有而戀之。非因其未有而思之也。今註不但曰意所便安。而曰意所便安處。蓋身所現在之處。有可便安。則繫戀而不能舍也。故居字所指。自廣。其不日身所便安處。而曰意所便安處者。以士所處之境。有順有逆。或不盡便安。而意則無人。不有便安之處也。朱子一語而精微如此。○凡私皆能令人便安。凡

人未去私。皆有意所便安處。愈活看愈佳。

邦有道章全旨

此集論君子處世之道。制行無時而不危。見君子守身之節。出言有時而可。孫見君子保身之智。○君子言行當下自是高峻。非自他人視之才高峻。但君子非有心要高峻耳。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孫皆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序請

子曰。君子道與時。宜貞其不變之操。以善其能變之哲。蓋莫重於言行矣。

如邦有道。君明臣良。時可以遂其直也。則危言焉。明是非。辨邪正。言人所不敢言。危行焉。嚴取與。潔去就。行人所不敢行。非故欲危其言行也。蓋道與時合。無所顧忌。直道而行也。如邦無道。君闇臣諂。時不可以遂其直也。則危行焉。而不

變已之守。至於言。則少加遜順而不激人之怒。非阿諛以從俗也。蓋道與時違。不得不委曲以遠害耳。君子持身立言之道如此。

論語 洪氏曰：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曰：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致其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云爾。○慶源輔氏曰：行以持身。則終無可變之理。言以應物。則或有當孫之時。○雙峰饒氏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孫。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陳氏曰：高峻者廉隅之稱。非詭險也。卑順者加謙恭之意。非阿諛也。

附錄 君子因時制宜。非貶道以從時也。若事到這裏。理勢須得如此。此即義之所在也。行所以持身。原不干人事。故終無可變之理。言則發乎適。見乎遠。過亢則招尤。起釁。故必有當遜之時。遜亦非徒悅乎人。正所以婉行其直也。危言如侃侃。一般言遜如闐闐。一般。○自家若有高其言行之意。便是矜氣傲志耳。惟

只是當理以為言行。從眾違眾皆非所論。則人皆委靡。而君子獨高峻矣。此間須知只是一箇義字作骨子。

有德有言

此聖人重內養意。德仁足以包言。勇而言勇不盡由德仁。此內外本末之辨也。必有二字說的。然不必有二字說的。活。○不必將德仁較量。只各開就德言仁。勇對勘為是。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序論 子曰：吾儒之為學也。體立而用自行。惟其養之於內者。為足恃而已。今夫行道而有得之謂德。有德者和順積中。雖沉默不露其言。而當建議之時。自然

英華發外。而順理成章。吾知其必有言矣。彼有言者。斐壺足聽。或出於便給。未可知也。不必有德也。欲淨而理全之謂仁。仁者中無私累。雖淳厚不露其勇。而當任事之時。自然見義必為。正氣無阻。吾知其必有勇矣。彼有勇者。果敢自雄。或出於氣矜。未可知也。不必有仁也。此觀人者。不得以其末而取之。而學者尤貴於務本也。

疏義 雙峰饒氏曰。隨所得淺深。皆可以為德。皆可見於言。仁則德之全也。心無私累。故能見義必為。德未到此田地。未必其能有勇也。○胡氏曰。便佞口給。無德之言也。血氣之強。非仁義之勇也。○蔡虛齋曰。圈內註仔細。一則或便佞口給。二則或血氣之強。正貼二不必字。若尹氏則下箇徒能言者。徒能勇者。便失了孔子意。夫謂之徒能言者。必無德也。亦可矣。豈但未必有德乎。○呂晚村曰。必有則無言。勇之非真德。仁可知。曰不必有則言勇。亦非定無德。仁可知。

附錄 夫子只言內外本末之理。如此何嘗曰觀人者當以是而觀也。並修己尚

是章後勸勵語。何處着得人一字。自虛齋開其弊後。遂有單在國家用人立論者。謬而益謬也。呂晚村謂括為學觀人兩意。而為學是急。愚意本文急。扯為學亦屬多事。且要在必有不必有之理。看得通透耳。○有德者必有言。便要從有德內看出言來。仁者必有勇。便要從仁內看出勇來。方見貼切。與下言勇有別。若下句言勇。且要就好一邊。槩說不要認煞。便佞口給。血氣之強。方看得不必有三字。活蓋有言勇者。未嘗限定無德。仁不必有耳。註中兩或字。正細。○有德雖泛言仁。固心德之全然。此德字未限定。是偏端之德。看註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八字。則此德字未可淺看也。德在中言。見於外註。只以中外對說。仁是心無私。勇是能有為。註亦只以心與事對說。饒氏隨所得淺深。皆可為德。尚說得活。虛齋直謂其泛而偏。則更悞矣。

兩信章全旨

此見人當尚德意。迨以德與力並問。夫子祇美其尚德。而抑力伸德之意。自可

見○註中适以羿皋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云云玩小註及大
全皆如之蓋天道嘗定惡未有不酬而善未有不報者适自是正論但理有必
然而數則難定况以禹稷比孔子尤有難於荅者一不荅一出已相喻於言外
矣但恐人不喻其旨故俟其出而贊之又所以堅天下後世尚德之心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

荅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界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即南宮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
代之夏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
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
之意蓋以羿皋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荅然适之
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嘗聞有窮后之君名羿者善射羿臣寒浞之子皋能

陸地行舟權力之雄天下無能過矣乃羿為寒浞所殺皋為夏后少康所誅俱
不得其死所然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勤勞躬稼之事其勢亦甚微矣然禹
受舜禪稷之後至武王而皆有天下興亡得失之故果安在哉适意欲以羿皋
比當時有權力者以禹稷比孔子而謂力不可恃而德有可尚也夫恃力者亡
尚德者昌理有自然而數亦難定尤嫌於傷時忌於自任故付之一默而不荅
南宮适亦會意而出夫子乃嘆美之曰自世之尚力不尚德久矣今即适之言
而觀其行君子哉其若人乎何人品之高也即其言而察其心尚德哉其若人
乎何心術之正也豈隨時為趨向者所可止哉

疏義朱子曰此亦夫子罕言命之意爾○南宮适大意是說德之可貴而力之

不足恃說得也好然說不透相似說堯舜賢於桀紂一般故聖人不荅也是無
可說蓋他把做不好又說得是把做好又無可說只得不荅而已亦見孔子不
恁地作鬧得過便過○适之言亦不為不是問得也踈禹稷是好人羿皋自是

不好底人何消恁地比並說夫子也只是不答緣問得駭正如仲尼賢如盜跖
這般說話豈不是駭問禹稷之有天下羿奡不得其死固是如此亦有德如禹
稷而不有天下者孔子終身為旅人是也亦有惡如羿奡而得其終者盜跖老
死於牖下是也凡事應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惟夫子之聖所以能不答君子
之心亦為其所為不為其所不為而不計其效之在彼曰此意思較好○蔡虛
齋曰南宮适所言似問而非問非問而似問也答故當不答亦可若适正問曰
何如或云是何也則夫子亦安得全然無一言○禹平水土暨稷播種二者相
須為力者也故皆曰躬稼禹平水土者所以為播種之地稷之播種者所以成
禹平水土之功○呂晚村曰夫子南宮适同一見解然夫子自有夫子見解南
宮适自有南宮适見解

附此章不答之意因有下尚德一贊遂將夫子意思與南宮适渾同看了不
知适與夫子所見似同而實異适見得福善禍淫是天道必然之理見人當為

禹稷尚德之心也聖人並將此層掃却見不必計到禍福上去即有培善不福
淫不禍而禹稷之當為者自在也是尚德之心同其所以尚德者自異然於其
出而贊之者亦以非适不足以語此也适之所見知命之學夫子所見立命之
學惟知命乃可以語立命故夫子既不答而復贊之○南宮适忽舉羿奡禹稷
來問意中必有所指然必因福善禍淫乃修德聖人却又不如此故聖人不答
适既出了聖人想見與世尚力而适獨尚德在當時人品可謂高矣故復贊其
為尚德君子不要將不答與贊詞一直看了○語類中看不答似有三層實只
得一箇意思蓋禹稷賢於羿奡這更何消較論故擬非其倫亦只是現成道理
更無可說禹稷自當興羿奡自當亡故把做不好也說得是然禹稷有時而不
興羿奡有時而不亡更何害故把做好又無可說事應然不然總不是聖人意
中事聖人只知修德而已故三說只是一說○适尚德之心是信得天意及見
福必於善禍必於淫不以眼前有權力者自墮於修德之志也夫子尚德之心

却是不必之天而必之已。即福不於善禍不於淫而修德之心自若也。但此意不同。夫子不妨為適言之而必置之不答者。則以適實有貶富時而尊夫子之意。夫子不敢當故不答耳。若將適言作盡頭道理便非。當時有權力集註亦是概說並無單指魯三家之意。以禹稷比孔子亦不是。顯然比孔子只當時有德者無如孔子則便是尊孔子矣。其實只是當尚德不尚力之意。

君子宜全言

此勉君子而懲小人見全仁之難也。天理渾全之謂仁。君子稍有毫髮之間也。算不得仁。小人雖有一念之善。決當不得仁。惟聖人然後能全乎仁。有君子而不仁者。何況於小人。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字講子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君子志于仁。宜無時不

仁矣。然或存養稍間。發於不及覺者。有之。省察偶疎。動于不及持者。有之。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天理有與間斷。而容或不仁者有矣。若夫小人為物所蔽者。已久。為欲所溺者已深。本心盡亡。雖天理有暫萌之時。終不勝其物欲之私。固未有能仁者也。夫君子可不益密其功。彼小人者可安于自棄乎哉。

疏朱子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

黑底物事。雖有一點白。處却當不得白也。雙峰饒氏曰仁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少有間斷。便是不仁。君子之心雖純是天理。然或少有間斷。故曰不仁者有矣夫。小人間有些天理。形見終為物欲所蔽。決不能到純全田地。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附亦君子而志於仁。則大端已都是仁了。有不仁。只是照管不到耳。小人志原

不在於仁。即有些須仁。非其本心要如此。熊勿軒謂此即大學誠意章事。蓋君子是意既誠。後打破善惡關頭。務決去而求必得矣。其或心有不正。身有不修。

者。檢點之功。疎也。小人尚未真知善之。當為惡之。當去意之所發。都是私欲。未
曾打破。向善關頭。如何得有仁處也。若不是全體之仁。主心之精微。上說如
何輕絕。小人決言其未有。且只就大槩處看。則既是君子。亦斷無大不仁矣。只
看兩而字。轉進一步。看君子小人。便是在毫忽處辨矣。蒙引大謬。

愛之旨全旨

此見為父與臣者。當善全其愛忠之心。蓋為世之知愛忠而不知所以行愛忠
者。發愛忠以心言。勞誨以事言。勿能二字。見理所當然。勢所不得不然。所以教
天下之為愛忠者。道不出此。示人以愛子忠君之則是正意。而子之善體其
勞。君之善納其誨。意在言外。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
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父之於子。未有不愛。果愛之矣。則不以庸愚待其子。必以賢智待其
子。凡所為。責成與戒。敗者一出於勞。雖欲姑息而勿勞也。愛之之心。將能已乎。
臣之於君。無不當忠。果以忠焉。則不以中主望其君。必以聖明望其君。凡所以
陳善與閉邪者。一出於誨。雖欲承順而勿誨也。忠之心。將能已乎。為父與臣
者。各盡乎道。而為子與君者。亦當各體其情矣。

疏義

慶源輔氏曰。愛焉而自不能不勞。以成之。忠焉而自不能不誨。以益之。此

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為而為者也。觀慈父之於子。忠臣之於君。則可見矣。蘇氏
發兩知字。尤有意味。蓋人之私情。往往不知勞之為愛。誨之為忠。故又言以明
之。蔡虛齋曰。愛之與勞。忠之與誨。似若相反。而實所以相成也。愛而不勞。亦
不成。愛忠而不誨。亦不成。忠。味二箇能勿字。便見理勢之必然。處夫不愛人
則已。愛之能勿勞之乎。言其勞之也。必矣。以此見愛而或不勞者。禽犢之愛。非
所以為愛也。忠而或不誨者。婦寺之忠。非所以為忠也。呂晚村曰。夫子所以

發明此義欲使人去其私心之蔽。得其天理之公。因忠之愛之之心。以講求所以勞之誨之之術。總是有關世教議論。若云愛則自勞。忠則自誨。則是台下如此。更何煩聖人之灌灌乎。

附不勞不誨。便是不愛不忠。能勿二字。方覺有力。勞字內兼子之賢。不賢誨字內兼君之信。不信能勿之理。方周盡。愛而勿勞。禽犢之愛。忠而不誨。婦寺之忠。一反對便見其重。勞誨一邊究之。禽犢之愛。算不得愛。婦寺之忠。算不得忠。則勞誨仍只在愛忠裏面也。愛忠勞誨。要看得是兩事。又是一事。愛忠上事體多。不止於勞。不止於誨。所謂兩事也。勞之當下便是愛。誨之當下便是忠。道理只一滾流出。所謂一事也。玩能勿二字。勞誨自從愛忠內流出。自然不容已。虛齋謂理勢之必然。豈未嘗不是。時解謂若作理勢必然。則聖人不用更為置辭。不知愛之便勞。忠之便誨。雖出於理勢之必然。而人多蔽於偏私。知愛而不知勞。知忠而不知誨。以聖人提醒之曰。愛而不勞。非愛也。愛之能勿勞。

乎。忠而不誨。非忠也。忠焉能勿。誨乎。提醒人知勞知誨。又只在兩乎字上。正以理勢之必然者。而醒世之不然者也。何嘗與蘇氏註背。

爲命言全言

此見鄭國之命。更四賢之手。而以其命爲最善。非他國之命所可及。故夫子稱之。草創又須討論。討論又須修飾。修飾又須潤色。鄭經四人之手。正見其難。其慎必至於善。而後已。就爲命說。乃是正意。至表四人之長。已是餘意。至謂子產本可以兼草創修飾討論。特不欲掩三子之長。故各用之。而以潤色隨其後。此又是偏論。至凡事俱當集眾賢之長。更是章外意矣。

子曰爲命。禪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禪。婢之反。謀。時

反林

禪。謀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大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

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許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序子曰國之辭命所以講信修睦也。况鄭以小事大其為命尤不可苟矣。鄭之為命也以禪謹善謀則使為草藁而創立規模大意然意思恐無斷據也。以

世叔博聞則使之討求典故以求其合。論講義理以求其當然。雖經評駁詞意恐未停勻也。以行人子羽善筆削則使之修之以去其太繁飾之以添其太簡

然雖經裁割文采或未可觀也。惟東里子產固執國柄者又從而潤色之。化陳而新易俚而雅而辭命乃成焉。夫一辭命也鄭能用四子之長而四子亦各效

其長此應對鮮有敗事也。命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疏義朱子曰春秋之辭命猶是說道理及戰國之談說只是說利害說到利害

的當處便轉。雙峰饒氏曰禪謹想是素善造謀故使之草創。世叔熟於典故故使之討論。子羽行人之官熟於應對故又使之修飾。當時子產當國事皆由

之然不自用已見直待三子都了却潤色之合四子之長則全美矣。

附此章見鄭國之命更四賢之手而成其命為最善。非他國之命所可及。故

夫子稱之。非命在他國為小節在鄭則全賴此立國也。子產當鄭如梓丘賦。續

刑書上下有章都鄙有服許多大事就理豈單靠為命立國。若以鄭不介於大

國賴之則其他小國亦孰不賴之也。○修只是去其繁飾只是益其簡使之長

短得宜之意。若以飾為文飾則不消更潤色矣。

或問章全言

此聖人評論春秋大夫而各當其人。三段隨問隨答本無關紐只閑閑評論鄭有子產楚有子西齊有管仲春秋時以為人物巨擘故或人舉以為問。夫子於子產則稱其心於管仲則稱其功不沒人之長也。於子西則外之而不數其失。不揚人之惡也。蓋聖人於褒貶中而寓忠厚之意如此。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序講 或人問子產之為人子曰子產之德澤歌頌於國乃寬猛兼濟不專於惠然其心則以愛人為主蓋惠愛斯民之人也

疏義 胡氏曰鄭小國也介乎晉楚子產為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承皆以豐財足國禁奸保民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及其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朱子曰子產心主於寬

雖說道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耳所以為惠人

附錄 子產猛以濟寬而適成其惠朱子却謂於先王之政之教誠有所未及者蓋聖學王道只是當寬而寬當猛而猛做到恰好處不得名其孰為寬孰為猛

也子產尚嚴猛處人得指之為嚴猛到用寬處却又一味慈愛了如鑄刑書是他嚴猛底事猛底自太過一用惠便以乘輿濟人慈惠又過當如何是先王之

政教但他心自是愛人為主聖人亦是節取之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序講 或又問子西之為人夫子但應之曰彼哉彼哉外之之詞也見其不足為輕重也

疏義 新安陳氏曰夫子非以私外之集註提此見其不知人不能為國進大聖耳

附錄 夫子於子產即其心而指之為惠于管仲即其功而明其服人子產之功雖不及管仲而心有可取管仲之心雖不及子產而功有可嘉若子西則心與功皆無足取故置之於不論焉○不能革僭王之號見他大綱便錯了沮昭王

用孔子則又蔽賢此皆心術不正處其後卒召白公以致亂則功不足以償其罪矣是他本末皆無可觀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苟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序讀

或又問管仲之為人子曰斯人也功足以服人者也仲相桓公桓公以其有功奪伯氏所食駢邑三百戶以予管仲斯時伯氏宜怨仲矣乃伯氏心服仲之功後至窮約飯疏食至於沒齒並無怨恨之言夫仲之功能使讐已者忘怨其功之大何如哉

附錄

朱子曰人也二字范氏以為盡人道恐非管仲所能當○人也猶詩所謂

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個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管仲也未盡得人道在

附錄

註云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觀此則似伯氏即怨亦當怨桓公而

不當怨管仲矣而此獨以沒齒無怨為服管仲之功者以桓公時管仲當國子奪之權皆仲操之故奪伯氏之邑雖出自桓公而實出自仲今又即以與管仲苟非功誠足以服之安能無怨觀本文奪伯氏駢邑三百緊接人也說下未有桓公字則知註云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蓋字是推原之詞○不重伯氏自知罪意亦不重伯氏能安貧意舉三百以見富之難忘舉飯疏食以見極於窮約舉沒齒以該至終身而總歸到無怨以見仲之功足服人處仲生平之功甚多足以服人處亦多聖人因難救舉故獨舉奪邑事是把極難服者來說以該之

會而章全言

四論語

七

三樂齋

此就常情事勢而別其難易也。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至於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守者不能也。註中勉其難，不可忽其易，甚精不必單重上句。

子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易易去聲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忽其易也。

序 子曰：人情處貧之之境，多所怨恨，乃能處之泰然，略無怨尤之心。此非安於義命而有定見。定守者不能也。此實人之所難。人情處豐富之境，好生驕逸，然稍知義理者，便能安分自守，其恬以處之，而不至驕肆者，猶為人之所易。常情如此，所當勉其難而無忽其易也。

疏 朱子曰：貧則無衣可着，無飯可喫，存活不得，所以無怨難。富則自有衣着，自有飯喫，但略知義理，稍能守本分，便是無驕，所以易。二者其勢如此。○貧而無怨，不及於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語也。○雙峰饒氏曰：能安於義命，則能無怨。若樂則心廣體胖，非意誠心正身修者不能及此。觀子貢以無驕對無語，而夫

子以樂對好禮，淺深可見。○胡氏曰：貧之境逆而多不足之心，富之境順而多有餘之意，然處不足而心無不足者，非無愧怍而真有得則不能。故難處有餘而心未嘗有餘者，苟自知收斂矜誇不好者，能之。故易。聖人因人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

附 朱子云：貧而無怨，不及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語者。可見雖無怨恨之心，猶未至於忘貧境界。若樂則非但樂貧，乃雖貧而亦樂。地位與此懸絕，故無怨中只有天性恬淡，與學者刻厲兩種。若血氣激烈，則正是怨處。聖賢樂天，又進一境語。○無怨無驕，在人心裏說，不在世情上說，但難易則勢使然耳。○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本是平說。若兩句竟用側下，或重處貧一邊，即非語氣。

孟子卷之四

此見人不可枉其才，只就公綽身上見其所長在此，所短在彼，亦以見家老之所宜在此，大夫之所宜不在此也。惟從老字、大夫字，追取廉靜寡欲而短於才。

本分而用人當各任所長自見矣。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各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序 子曰人之材器各有所宜如孟公綽之爲人若使之爲家老雖趙魏晉卿大家亦能居其位而無愧彼廉靜寡欲固優於此也若以之爲大夫雖滕薛小國亦不可爲蓋大夫非有理煩治劇之才不足以勝其任彼固不足以辨此也公綽之爲公綽如此

疏 胡氏曰趙魏雖晉卿執國之政而家大如此故勢尊爲家臣之長者苟能正已則居其位有餘矣滕薛雖諸侯孟子言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則其國之

小可知也魯聘之事所不容已大夫當國非才智過人則不足以勝其任○蔡虛齋曰夫公綽奉大夫也而曰爲趙魏老則優已自見得不足於大夫之任矣且公綽魯大夫也而曰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聖人不欲顯斥之然既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則亦未得謂優爲於魯之大夫矣○公綽爲魯大夫而夫子曰云云分明是說他不稱職但意思甚婉轉且見得好處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

附 饒雙峰有公綽爲魯大夫不稱職之說謂聖人言中包得此意則可謂聖

人專爲刺魯而發則不然當日魯大夫之不稱職者想亦不乏夫子何獨於一廉靜寡欲之公綽而惜之如饒氏說則是徒著其短而非取其長前本文趙魏老亦覺落空不知聖人立言平衡不爽斷不虛下一字公綽大夫聖人借滕薛以議魯或亦可通而又下趙魏老三字將引三家用公綽耶必不然矣大抵時解本饒說而衍之世人愛新奇故久而不廢愚謂只就公綽身上立論自覺該廣者聖人之本意也○聖人謂其可爲趙魏老不是徒欲強公室而弱私門謂

其不可為勝薛大夫亦不見欲舍廉德而取貪詐。○大家勢重家老望尊便見廉靜寡欲者可以優為無諸侯之事無官守之責便見雖短於才亦無妨也。○薛國小事繁大夫位高責重便見非短於才者所能勝任。雖廉靜寡欲亦未濟也。意思亦交互說而有所專重。若必謂短於才乃優為趙魏老則豈有才者必不可為乎。若謂廉靜必不可為大夫則大夫皆取不廉不靜者乎。新安分說已不善。晚村反欠分曉。○世有廉靜而又不短於才者亦有短於才而尚不廉靜者。非廉靜者必短於才而短於才者必廉靜。公綽却是長於此而短於彼者耳。

成人章全旨

上節告以人道之全。下節告以人道之重。子路中和不足而忠信有餘。成人其可進矣。故兩語以成人之道。即其已能者而進之以所未及也。兩節俱有亦可二字。前條對聖人說。後條對上節說。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

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下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序

子路問成人之道。子曰聖人踐形盡性。固人道之極至者也。天下豈樂見

哉。誠若臧武仲之明知。公綽之不貪欲。卞莊子之強勇。冉求之材藝。兼四子之長。猶未足以合乎道。又必須文之以禮樂。禮以節之。去其過中失正之偏。而歸於至當。樂以和之。去其乖戾矯激之病。而協於和平。則才全德備。渾然粹然。以為成人亦已可矣。若此者。材兼眾善。德備溫文。意惟三代以上之英為然乎。而非所論於今矣。

朱子曰四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又無禮樂以文之。故知者至於要君。勇者至於輕死。藝者至於聚斂。而不欲者。又或不能為小國之大夫也。亦難以為成人矣。故孔子言必兼此四人之能。而又文之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後可以為成人也。洪氏以為特以四子為言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了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爾。○也不是揀低底說。是舉這四人。要見得四項。今有人知足以致知。又無貪欲。又勇足以決。又有才能。這箇亦自是甚麼樣人。了何況又文之以禮樂。豈不足為成人。○此只是集眾善而為之。兼體用本末而言。○胡氏曰四子之長各有所偏。故必兼四子之長。四者相資。猶未足以合乎道。又必須文之以禮樂。禮以節之。則其偏倚邪辟者去矣。樂以和之。則其乖戾矯激者消矣。此所以中正和樂。渾然而至於成人也。○蔡虛齋曰。知足以窮理。四句未宜。蓋上盡好去。為有下文。文之以禮樂。在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猶在文之以禮樂。句內。則才全德備。四句却只目文之以禮樂。

說合亦可以為成人。○四者只是才德。必文之以禮樂。方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不然。雖兼四子之長。人猶見是知是廉是勇是藝。到文之以禮樂。則無知名無勇功。而廉與藝皆不見痕迹矣。○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表。裏如一也。所謂充實而有光輝者也。此即所謂禮義充溢於中。而得時措之宜也。○陸稼書曰。知廉勇藝。皆是學者所不可少的。若無這樣才德。空空說箇中和。亦不濟事。這四項也有從天資上來的。也有從學力上來的。但未到中和地位。則不免有病痛。所以既要兼此四者。又要文以禮樂。文以禮樂。即是立於禮成於樂。工夫禮樂俱兼。本末說內盡其中和之實。外極其度數聲容之美。氣稟學問中有疵類處。則以此消融之。氣稟學問中有得力處。則以此涵養之。所謂文之也。文非假飾於外。亦非寂守於內。徹內徹外。皆中正而無偏倚。和樂而無駁雜。至此則不見有知廉勇藝。至此而方成其為知廉勇藝。下聖人一等。便是這等人矣。○知廉勇俱是德。藝是才。故下節思義是廉。授命是勇。只缺得知藝。

而註云才知禮樂有所未備明是才字代藝字

附

註既云兼四子之長則未有此四長須要兼之如何單靠本質得故此節

以質學分貼者非也兼四子之長必須有工夫但兼得知廉勇藝是粗一層工

夫未免尚有偏倚駁雜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然後進於中和是又加精一層

工夫此意無人透發○若字甚活非四子之知廉勇藝已到極處特舉目前易

知者以為言耳如武仲雖知何嘗能以之窮理下莊雖勇何嘗能以之力行故

註但云足以窮理足以養心云云見兼此四者已是有箇胚胎了須再文以

禮樂方能渾然粹然○註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是恐徒向外面講文之則文

以禮樂皆粉飾之具矣故必德成於內而文自見於外纔算得文之工夫盡美

盡善到中正和樂處

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

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

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

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再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

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

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

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

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

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矣夫子既告子路又更端而言曰兼四子之長而文以禮樂成人固有然矣

然必如此乃為成人恐當世未易得其人也今之所謂成人者亦何必然哉惟

能見財利則思義之當得與否而臨財無苟得見危難雖授命亦甘焉而臨難

無苟免。要而久矣。則其言爲平生之言矣。而歷久不忘。始終而不變。不必才知之悉備也。不必禮樂之可風也。有是忠信之實。亦可以爲成人矣。由今之成人而進之。而吾所稱成人者。可及也。由也。勉之哉。

附錄 張南軒曰。見利思義。無苟得也。見危授命。無苟免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不失其言也。是雖未有過人之才。而亦毅篤忠信之人。故在今日論之。亦可以爲成人。此亦思狂狷之意耳。○蔡虛齋曰。廉勇爲德。知藝爲才。見利思義。則亦公綽之廉矣。見危授命。則亦卞莊子之勇矣。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而其忠信之實。亦似未易能也。故亦可以爲成人矣。○忠信之實。三句總言之也。不可分。○呂晚村曰。註於上節。亦可以句謂。非其至者。就子路之可及。而語之。則次節之爲子路所已及。可知。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自是薄之之詞。要之聖人。何故。又作此。每况愈下。語此中。便有抑折子路得意處。有激奮子路進取處。

附錄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觀兩見字。便知語意中有兩則字。在若忽過兩見字。

則思字中。便有遲回欲得之心。在授字中。便有顧慮怕死之心。在精神都不緊。矣矣。須知兩見字。是倅然而投。一霎時便思義。惟恐其非義。授命。惟恐其惜命。是何等卓然不苟。毅然不回。蓋舉心動念。只是當下辨取方是忠信人品。既不。可過深。以此三句。只是取舍之分明。未是存養之功密。○見利二句。在初頭上。驗取久要句。却又是在末梢驗取。○朱子於語類多善胡氏之說。以下節爲子。路之言。不敢遽從者。以本文無明證也。今晚村將今之成人。看作薄之之辭。非。每况愈下。乃抑折子路。激奮他進取。此亦是從註中。既答而復言之。內想出體。貼其佳。

公叔章全言

此亦聖人衆好必察之意。上節欲核其信。見齋情之其中。下節姑存其疑。見時中之不易。合之而文。子之爲人。廉靜亦可知。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序講 昔文子為人廉靜，當時以不言不笑不取稱之。夫子疑而問於公明賈曰：

人謂爾夫子平日不言不笑不取，信有之乎？子左右爾夫子者也。當必得之聞見而知之真矣。夫子此問，蓋疑其過中而不近人情也。

疏義 新安陳氏曰：不言笑見其靜，不取見其廉。

附考 雖過實之名，必有所自來。此註推其故，以為必廉靜之士。○不言不笑不取，乃必無之事。時言樂笑義取，又非易能之事。集註於兩面夾看，知文子必廉靜之士也。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

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序講 公明賈對曰：我夫子豈全不言不笑不取者？乃人以此相告，始言過其實也。然而為是言者，亦有由矣。蓋言之所直者，特耳。不當時而言，人必厭其言矣。

惟夫子言因乎時，時當言然後言，則其於言也非隱非躁。人自不厭其言，雖言而實若不言也。笑之所宜者樂耳，無可樂而笑，人必厭其笑矣。惟夫子笑因乎樂，遇可樂然後笑，則其於笑也非謔非傲。人自不厭其笑，雖笑而實若不笑也。

取之所宜者義耳，非其義而取，人必厭其取矣。惟夫子取因乎義，義可取然後取，則其於取也非貪非昧。人自不厭其取，雖取而實若不取也。豈誠不言不笑不取乎？然人之稱文子者，矯乎人情，因過矣。賈之稱文子者，協乎時中，則又過矣。故夫子疑其詞曰：如子言，夫子其時言樂笑義取有然，豈其果時言樂笑義

取然乎。蓋時人之稱文子。猶為不情之言。公明賈之論文子。則是時中之行。故夫子疑之。始也欲核其信。繼也終存其疑。皆眾好必察之意也。而要之。文子之廉靜亦槩可見云。

疏義 朱子曰：時然後言者，合說底不差過它時節。○如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却難。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以告者過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惟其人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這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小相似。

附 他處然後是着力之辭。此乃是言從時生笑從樂生取從義生之謂不厭。又從然後中來，須看他輕輕淺淺已說出絕大自來道理。○賈非於人言之外，自為一說，正是破解。二不字蓋不言不笑不取之稱，是坐定底了。時言樂笑義

取則自賈今日方辨白出來耳。○其然是承賈之言而按之，豈其然乎？方是疑辭。此可決文子之必不能而聖人但疑之。此所以為忠厚之至也。

武仲請金言

此夫子誅武仲無君之心。首一句是按，下二句是斷。以防二字是書法。武仲據邑求後，分明是要君是事。不如此而意則如此，實有可誅也。○仇滄柱曰：得罪出奔，立後在君，自求為後，此一罪也。既奔於邾，復歸於防，據邑以請，此一罪也。彼求後之情可原，而以防之意難宥，斷以要君實誅意之法。

子曰：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君，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

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序講子曰武仲得罪於季孫自防奔邾則立後與否魯君主之非仲所得專也如謂先人不可失祀則歸于魯以身請之或待罪于邾使人以辭請之亦可也乃自邾如防使人請之魯君求立其後嗣推其心以為若不從其請則將據邑以叛此挾君以不得不從之勢雖曰彼未嘗以防為言不是要君吾不信也按迹誅心武仲亦何所逃罪耶

疏義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為立之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錫請讐臧氏孟孫卒公鉏奉對立之孺子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出孟氏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季氏不信臧孫聞之戒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

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避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雙峰饒氏曰武仲只當請後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也使武仲請後果以防為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見唯以防為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既用智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以為春秋誅意之法也○蔡虛齋曰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此以字與公山弗擾以費畔之以字同要有挾而求也武仲以防而求後便是挾防而求史曰挾韓而議是也

附亦以防求後要君之罪甚明而當時不以要君之罪罪之者以其為要季氏云云也惟其以要季氏為武仲解而武仲要君之罪乃得漏網矣以要君之大罪而得漏網故夫子明正其罪而有雖曰不要君云云也故他處雖曰是假設之辭此處雖曰是坐實之論將曰不要君作一連而以雖字撥轉下吾不信也

愈嚴冷矣。○防魯之防也。求後亦求於魯也。君即魯之君也。以魯之防求魯之
後。而謂所要者非魯君而可乎。武仲本魯大夫。聖人第說以防求後足矣。而必
下一魯字。正見非季之防。非求後於季氏而獨曰要季氏乎哉。當時見其卑辭
請後。以爲志存先祀而稱其仁孝者。此淺一層看武仲者也。見其有紇非能害
知不足之語。以爲要季氏而避邑者。此深一層看武仲者也。聖人自對深一層
說。蓋稱其爲仁孝者。並無不要君之說。聖人何自而有雖曰不要之說。惟以爲
要季氏者。是教他來告之辭。瞞過了。只道不要君。故聖人說雖曰不要君。吾不
信也。

晉文公論

此夫子就桓文之行事而斷霸之亦遞降也。人知二公霸諸侯之事同而不知
其處事之有正譎。故發之正譎以事言。不以心言。言心則皆不正也。而其事則
彼善於此耳。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論古
定反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
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出詭道。猶爲彼善於此
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
此以發其隱。

序

子曰五霸迭興。桓文爲盛。雖其以力假仁。心術同歸於不正。然其行事之

間猶有彼善於此者。嘗見晉文公所行之事。大抵踪跡暗昧而陰謀取勝者居
多。如楚圍宋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楚。釋宋則復曹衛以携二國之交。至於
溫之會則以臣而召君。翟泉之盟則以下而陵上。殆譎而不正也。又嘗見齊桓
公所行之事。大抵舉動稍知正道而不尚詐謀者居多。如楚未服則問王祭不
供而責尊王之義。楚既服則退師召陵而待楚使以禮。至於葵丘之會則明王
者之大禁。首止之盟則定世子之大法。猶正而不譎也。桓公以事之正而飾其

心之私。文公以心之私而濟其事之詭。雖功罪同而優劣必有分矣。霸術其遞降矣哉。

疏義 朱子曰：威公是較本分得些。子文公所為事却多有曲折處。左傳所載可見。蓋不特天王狩河陽一事而已。○晉文舉事多是恁地不肯就正做去。逐節看來却都是如此。晉文用兵便是戰國孫吳氣習。又曰：桓公雖譎却是直拔行將去。其譎易知。如晉文都是藏頭沒尾。也是蹺蹺。○林次崖曰：晉文譎而不正。齊相公正而不譎。俱就其行事言也。若其心術則皆不得為正。註云：彼善於此。有分曉矣。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文公則伐衛以致楚。陰謀以取勝。皆是舉其行事以見之。

附錄 二公既心皆不正。則人品都只是一般。譎而不正。正而不譎。却是各人作事術法不同。桓公是在那正上用術法。文公是在那譎上用術法。就術法上論。桓尚強似文耳。後世用兵動云詭道。惟恐其譎之不至。不知此正其遞降而下。

也。○霸自齊桓始。却先說晉文。後說齊桓。從譎而不正。倒遡正而不譎。便見晉霸益變於桓。而桓霸尚未大遠於王處。不但子桓有傷世變意在。

桓公言會言

此章許管仲有仁者之功。子路責管仲之不死。是在心術上論仁。夫子言仲留不死之身。利賴生民。是就功業上見仁。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黜反 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忽。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序講 子路問於夫子曰：人臣之事君也。死生以之。如管仲召忽皆相子糾者也。

桓公使魯殺公子糾。召忽死其難。可謂殺身以成仁矣。而管仲獨不死。忘君事。

管忍心害理甚矣。以由言之。管仲其未得為仁乎。

疏義慶源輔氏曰。忘君謂不顧糾死事仇。謂相桓忍心。謂心所當為而忍之。使不為害理。謂理所當然而拂之。使不然。忘君事仇。即忍心害理也。

附參相桓多少事。都從不死生來。子路只責重不死而事仇之意。即包在忘君之中。在子路認定見危授命一段道理。則管仲縱不事讐。只當下不死。已自是忍心害理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序講子曰。子以仲不死為未仁。孰知其不死有仁之功乎。當周室衰微。夷狄強盛之時。桓公九合列國諸侯。尊周攘夷。一以信義服人。不假兵車之威。而諸侯懼服。伊誰之力哉。皆管仲內謀外斷之力也。夫仁者以濟人利物為事。今仲不

假威力無所殺傷。則利澤之及人無窮。列國大夫孰有如仲之仁者乎。孰有如仲之仁者乎。子奈何以不死。子糾之一節而遂病之也。

疏義朱子曰。周衰王道不振。管仲乃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功被當時。澤流後世。誰得如他之仁。如其仁。夫子許其有仁之事功也。○仁之一字。以德而言。則

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言其功。則推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德之如何也。又曰。仲之仁。是粗處。至精處。則顏子三月之後。或違之。○

蔡氏曰。子路舉忽之死。仲之不死。是以忽為殺身成仁。仲為未仁。夫子答以仲有仁之功。如此。忽豈能如仲之仁乎。是以忽仲比而言之。非泛許仲以仁也。下

章匹夫匹婦之說。亦指忽而言。○新安陳氏曰。仁有心術之精微。言者非大賢以上之安仁。不足以當之。有以事功之顯著。言者如管仲有仁者之功。亦足

以為仁矣。子路好勇死。非所難。而處死為難。故夫子不非仲無死節之義。反取仲有及人之仁。亦所以曉子路而箴之也。○蔡虛齋曰。夫惟桓兄而得弟。則忽

仲有及人之仁。亦所以曉子路而箴之也。○蔡虛齋曰。夫惟桓兄而得弟。則忽

之於糾雖有可死之道而仲之於桓亦無不可事之理。○不以兵車蓋以其能昭大信於天下而諸侯自率從也。今以春秋考之自伐楚之後只有伐鄭伐北戎二三舉而已其餘皆盟會也。桓公之伐楚伐北戎之類固以兵車而其糾合諸侯何嘗以兵車全是以大義驅之大信一之也。如此則尊周攘夷之功使人不被左衽之化者果誰歸耶。然非管仲之善為謀不能及此。

附

下章霸諸侯一匡天下重尊周攘夷說見其能定君臣之分立華夷之防

故曰民到於今受其賜此章不重此意只是不以兵車惟以大信大義服天下諸侯省了多少戰爭勞攘保全民命不至腦肝塗地豈不是利澤及人有仁者之功乎不然即能尊周攘夷却假兵車則功尚未立先害了多少生民如何等得有仁者之功。○如其仁雖不必指定召忽不如管仲之仁然却因上子路以管仲不死為未仁而與召忽之死為烈則以管仲之不死為未仁即是以召忽之死為仁矣。聖人却道誰如其仁則亦未嘗不有召忽不如管仲之意。今要揚

起召忽之死為是則謂聖人之意不如此試看下章而夫世婦之說朱子即召忽說亦可見矣。○朱子明云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即此見管仲之不死不為害義矣。乃諸家不失出則失入非朱子之意也。吾即以衛事証之輒不當拒父者也。猶子糾不當與兄爭國也。子路事之卒死於難而不可謂之義也。非死之不義以當初事之時不得義之正故雖死不足言義耳。子羔亦事之卒不及於難而夫子亦不責之以不義也。非義不當死以當初事之時未得義之正即有後之死亦無補于義故亦可不死耳。今管仲召忽雖奉子糾出奔不可謂不義而輔糾以爭國則不可謂義猶衛輒嫡孫當立不可謂不義而稱兵拒父則不義矣。然管仲召忽既輔子糾則於殺糾之時亦非不當死但死之亦無救於爭國之失此召忽之所以未為盡得也不死亦無加於爭國之失此管仲之所以不必厚非也。死不死之間總不足以言義故謂召忽之死為死義則可謂召忽之死合乎義之正則不可

謂管仲之不死深當乎義固不可謂管仲之不死無害於義則亦可故夫子姑置死不死於不論而但許其不死以後之功也此朱子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之旨也晚村不明此旨反謂管仲之功非古今功臣之功所能比故可以噴失節之罪嗚呼古今失節之臣孰不思以功掩其罪耶

管仲言

此許管仲在相桓之功子貢責仲重在又相夫子即就相桓明其功業之大以見其仁末節反言正明相桓之為大功死糾之為小節以見其無害於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原義子貢曰管仲其非仁者與仲為子糾之臣桓公殺公子糾仲不能死則亦已矣乃又事桓公而相之忘君事仇忍心害理仁者固如是乎

疏義慶源輔氏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於召忽之死而以管仲之不死為未仁

子貢智者也故以仲之不死為猶可而以其相桓為已甚而非也

附義在其可不死故可又相此管仲所以自處有地也子貢却謂不死猶可又相則非是不死又不相中間尚有置足處悞把一意折作兩意試想管仲既不

死若非又相則苟全身命何足稱道豈非自經於溝瀆者莫知而不經於溝瀆者亦莫知乎故知子貢深非又相亦只是不知仲之可不死耳末節分明說出

此意後人猶多悞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

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原義子曰子以管仲相桓為未仁抑知其相桓有大功乎當日者荆楚方強憑

陵上國饑食之勢且漸偪王都矣周之天下幾何不變而為楚之天下也幸有

管仲者輔相桓公經營四十年之國政遂以其君主盟中夏而伯長諸侯尊周室以正君臣之分攘夷狄以嚴中外之防天下之亂於是一正非特當時賴之民到于今猶受其一匡之賜焉當時若無管仲則中國皆淪於夷狄吾其被髮左衽矣管仲相桓之功其大若此而仲之仁何如也

疏義

朱子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仁者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朱氏公遷曰仁以功用言亦曰以事功言因其所至而許之也子路疑管仲之未仁正在不死夫子許其仁則可以無死之意在其中子貢疑管仲非仁者雖輕在不死而重在又相之畢竟兩有疑焉故夫子稱其功以明相桓之有益不責其死以明不死之無害是兩釋子貢之疑而重許管仲之仁也但管仲之仁未嘗有本領工夫

故與聖門之仁不同

附錄

前章不以兵車表他能以義信保全生民之功此章一匡天下表他能以名分正華夷之功○民到於今以下又推其極而言之不是以當時後世對說○朱子不主功過不相掩之說管仲自無過而有功故獨取其功耳此却亦有功過不相掩之說愚恐此過字指輔糾爭國之過不指忘君事讐之過蓋管仲雖可不死相桓而其初輔糾爭國之過終不以有仁者之功而掩之也○就他功業說便是見可以又相然使仲必不可不死亦難留其身以成相桓功業乃他却又可不死不必效匹夫匹婦之所為故又說下節以明之○觀被髮左衽句則知尊周攘夷不平攘夷正是匡霸實際處此正民之所以到今受賜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

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勉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廢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原諒然則仲之不死也，意蓋有在矣。不死而相桓，則功在天下，名傳後世，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執一己之小信，忘終身之遠圖，稍有忿激，遂自經於溝瀆之中，而天下後世之人竟莫之或知也。仲之不死，乃所圖者大而不爲此匹夫匹婦之見也。賜亦錄其相桓之功而可哉。

論義朱子曰：聖人之於人，有功則稱其功，有罪則數其罪，雜而兼舉之。旣不以罪掩其功，亦不以功掩其罪也。今於管仲，但稱其功，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之

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又况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者，正指召忽而言。蓋召忽之於子糾，猶石乞於白公耳。○召忽之失在於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於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後功固不可期，而其在於我者，固自可必。但其得就此功而免於匹夫匹婦之諒，則亦幸而已矣。後之君子有不幸而處此者，苟自度其無管仲之才是，殆不若爲召忽之不失其正也。○管仲不死，子糾聖人無說見得，不當死。後又有功可稱，不是後功可以償前不死之罪也。伊川自此意，亦恐看得不曾仔細。○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然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雲峰胡氏曰：管仲相桓公以下，管子貢所謂又相之。豈若匹夫以下，管子貢所謂不能死，蓋死則於子糾未有君臣之分，當時未足以見其義相則爲天下正華夷之分，而天下後世皆得以被其仁，仲蓋有以處此矣。

論自有天地以來，便有上下，有上下，斯有君臣。是君臣本天，乃人倫中第一

件最重大事。尊周攘夷。正是扶植君臣之義。中事正上下。便當明中外。不是兩件事。管仲雖做得此事。在天下為扶節義。若管仲自家身上節義不盡。得則蓋世功。各初何足道。豈有喪一已之節義。扶天下之節義者乎。故程子桓兄糾弟不死。無害於義之說。頗臻至處。朱子所以取之。○只為輔糾爭國。先自錯了。故後即是死。亦不是義。祇成匹夫匹婦之諒耳。非凡為各義而死者。皆謂之為小諒也。惟其為小諒。所以人莫知之。若扶植綱常。則雖死亦凜凜自有生氣。要得人莫之知。或問明指召忽。細看朱程之說。自可破盡群疑。

公叔文章全旨

此表文子荐賢之美也。文子得謚。初不為荐賢事。夫子於既謚之後。聞其曾有此事故。稱其無愧於文。所以深贊之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俱與文子同升諸公

俱士免反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原公叔文子之家臣後為大夫名候者與文子同升諸朝而並列焉。蓋文子忘分而薦之也。是但知以人事君之義。而不知家臣逼已之。然文子之賢有如此者。

原本是文子薦其臣候為大夫。今既曰文子之臣。又曰大夫。天不曰文子薦之。同升而反曰與文子同升。分明畫由忘分為國公心。○首冠以公叔文子亦為可以為文句。伏脈。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

原天子於文子既沒之後。聞其有薦候之事。而稱之曰美謚也。今文子之得謚為文。我國不知其他。然即此薦候一事觀之。真可以為文矣。夫知賢能薦明也。拔之家臣之賤。公也。惟知為國用賢。忠也。一事而三善備焉。何愧文之謚。

哉

疏慶源輔氏曰知人智也忘已公也事君忠也有此二者則理順章成而祭然可觀矣安得不謂之文哉○厚齋馮氏曰文子卒其子請謚謚以貞惠文子蓋以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故謚以文初不為薦其臣俱同升諸朝而謂之文也特夫子稱其可以為文有以見文子之不愧其謚耳○蔡虛齋曰順理成章四字不作平說言順理而有可觀也○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孔子意不在此只是順理而成章之意看註中亦字○洪氏註文子三善總不出文公順理二字○呂晚村曰可以為文矣是美文子之事不是辨文子之謚○此非翻前謚文子之不足當文亦非謂修班制交鄰不辱之可議只是就文子生平舉其義之重者莫如此事足以寔其謚耳

附大意只是夫子流連愛慕其能薦俱耳借謚法之文而以可以為文之原非改定謚法但謚法雖當而竟不及薦俱一事則湮沒大典甚可惋惜故子聞之

二字有前此不聞至此方聞不勝扼腕意或曰薦賢大事彰彰人耳目夫子豈有不知直待文子既死而後聞者曰本文分明緊承同升而下子聞之三字且謚法又在死後更何必疑○他章趨重在斷此章案中已包舉全意故可以為三字只從上節生來無庸另說○只順理便成章集註中用一而字自有意胡氏分候之才德足為大夫為順理忘家臣之賤而同列為成章謚矣

子言衛靈公

此明人君用人之效以無道而用人各當其才尚可無喪况有道之君子仲叔圍三句重靈公能用三人各當其才上不主三人之才說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

序衛靈公在當日衰倫攸斃大綱不振子言之其詞不能盡記大約謂其無道也云爾康子曰以衛靈公為天下無道主豈得謂斯言過哉獨怪無道者天

之所弗庇民之所弗載而如子言如是宜其喪矣而公則依然康其身擁其位而不至於喪果奚爲而不喪也

既蔡虛齋曰大槩謂其藝倫不叙綱紀不張也此一句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般皆大約之辭其中云云最多故康子承之曰夫如是夫如是三字有所指不止是無道二字

知此章首句是總括之詞夫子必有言所以無道之事故康子繫承之曰夫如是是不指無道指所言無道之事也喪不必定至失國故注但解爲失位

孔子曰仲叔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序孔子曰靈公之宜喪而不喪則以用當其人耳彼不能勤信義以寧旅人

而治賓客者則使仲叔圍當其時養給幣帛不愆於儀則圍之爲也彼不能握七幣以侑先靈而治宗廟者則使祝鮀當其時禴祀蒸嘗不缺於享則鮀之爲也彼不能善折衝而固吾圉而治軍旅者則使王孫賈當其時蒐苗獮狩不忘於習則賈之爲也有此三人而用之各當其才如此故四鄰交好鬼神無禍封疆有備又奚至於喪忘乎夫以靈公之無道而能用此三人猶可以保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者乎

疏雙峰饒氏曰治賓客得其人則往來朝聘之際無失禮於鄰國而不至於

啟釁名禍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治宗廟得其人則邊豆靜嘉牲脰肥膾神人胥悅尤繫屬人心之本也故得其人亦可以無喪○蔡虛

齋曰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賢以德言其才可用只取其能也本文仲叔圍三句主衛靈公用人言不主三人之才言○孔子因靈公之無道而又特取其用人其所用之人固皆平日之所不與者而又不沒其才可見聖人至公之心天

地之心也。○呂晚村曰：此只就循靈之不喪而推論及其能用才。尚有此一著，足以不亡耳。非謂人君所重在用才而不妨無道也。

附錄 賓客宗廟軍旅三事皆彌縫匡救國家之事耳。饒雙峰謂三者國之大本，失之遠矣。治賓客只是彌縫鄰國不至啟釁，非真有樂天畏天之誠也。治宗廟只是遵豆牲牲儀文周備，非真有和神格祖之敬也。治軍旅只是行伍完整，緩急有賴，非真有仁義道德之師也。如何遂盡得國家大本，卽以事之大綱言，養民教民，國家大本豈以此三者爲大本哉。○三子原無可取，可取在治之合宜耳。使易事焉，則不治矣；易治焉，則必喪矣。

其言合音

此專爲大言不慙者而發。重不忤三字，下句卽其不忤之心而斷之，非有兩層。與謹言敏行等意無涉。不是教人緘口結舌，只因世上有一等說大話的人，全不度自己身分，一味誇張，故說則爲之也，難以愧之。

子曰其言之不忤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附錄 子曰：士人有必爲之志，其於言也必度吾所能行者言之。所不能者必慙愧而不敢輕言，然後爲之也。易矣如其敢爲大言，自許太過，初無愧忤之心。若人者卽其發言之時已無必爲之志，欲爲之而踐其言，豈不難哉。

疏 蔡虛齋曰：有必爲之志者，必不敢有易之之心。不敢有易之之心，必不至於大言無當矣。不是仁者其言也，詞意其言之不忤則已知其爲之也難矣。○呂晚村曰：不待其爲只在言時已知其必難理固如是。然此是對面人說話在其人身上講，原自有踐不忤之言之難。處若也只在言時說竟道理，便有不足也。

附錄 按呂無黨云：所謂言之不忤者，專主欺世爲人方其開口時本無必爲之志，只揀好聽說話儘着說去，其不度量也。否難易亦由無必爲之志所成，所以

不徒謂之大言而謂之不忤言其本相
此形容不忤二字最盡但愚意本文
矣而聖人猶不遽絕之但曰爲之也難
志不自度其能否而於下句又去欲踐其
活○若在當下不忤看已無必爲之志矣
如何又說爲之也難聖人正不欲於
方言時便斷其爲大言不慙之人且於爲
之時看其踐言之如何耳此正是聖
人立言妙處

陳成子弑簡公

此聖人正君臣之義也首句提起作案下
以告君告臣分兩頭看孔子請討此
天下治亂大機若云借以振魯則反小矣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陳成子弑其君簡公

疏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簡公悼公陽生丁壬也時從其父奔在魯闕止有
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即闕止庚
辰執公于舒州甲午弑之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潮音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
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
之

序孔子時已致仕乃齋戒沐浴而朝以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此人倫之

大變雖齊國之亂賊實天下之首惡也况我魯義在鄰國請與兵以討之蓋欲
以討賊之權與魯而申大義於天下也

疏蔡虛齋曰沐浴則齋戒矣古者三日沐五日浴齋戒必沐浴故知沐浴之

為齊戒也。天子討而不伐。此云討者。正所謂人人得而誅之也。○呂晚村曰。弑君人倫之大變。法所必討。魯之于齊。尤親近。當討。夫子嘗為司寇。雖告老。分當告君。以討雖微。三家義必告也。警強臣無君之心。兼及之意耳。若謂夫子專為三家而發。小看了聖人。此告矣。

附參 註謂沐浴以告君為重其事而不敢忽。意自該括。大全載朱子之說。又謂重其事以下天意。愚謂感魯君於事為切。下天意。又見所關在一世之治亂。是推一層說。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扶 下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直。故使孔子告之。

哀公 能斷然令三家以大義討賊。則哀公之大權亦從此收矣。夫何哀公不得自專。使孔子曰。爾其為我告夫三子。以可否之權聽之。已若不與其事者。然。

疏義 此正哀公不振處。不是欲夫子借以警動三子。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原義 孔子出而自言曰。弑君之賊。法所必討。以吾嘗從大夫之後。當與謀國政。雖欲不告而不敢已也。君乃不自命三子。而使我往曰告夫三子者。其謂之何。噫。夫子之所以傷其君者至矣。

附參 集註弑君之賊。法所必討。是就魯國當討齊賊說。大夫謀國。義所當告。是就聖人當告魯以討齊賊說。兩層意。都在不敢不告中。○三子當聽命於君者也。而君曰告夫三子。則君反聽命於三子矣。聖人一句中含無限悲涼。然却宜渾含不宜徑露。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弔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原

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然聖人以君命之重也不得已

一往告焉或者君命所臨猶冀萬一之或從乎而二子果以為不可孔子請討之心窮矣因復正言之曰弑君乃齊之大變討賊乃魯之大義吾之所以告者以吾從大夫之後當與知國法義固不敢不告也噫其所以警其臣者至矣

疏

義朱子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召夫三子而以大義詔之耳理

明義正雖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是可者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况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哀公若委之孔子孔子須有計畫以處之必不空言而但已也意孔子若哀公委之以權必有道理以制三子

但有些罅縫事便可成謂舉國不從而三子內一箇動便得○問三子有無君之心夫子所以警之曰須先看得聖人本意夫子初告時真箇是欲討成子未有此意後人自流沂源知聖人之言可以警三子無君之心非是聖人托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心術不如此枉曲○聖人舉事也不會只理會義理都不問此利害事也須是可行方得但云以魯之眾加齊之半須是先得魯之眾方可用齊之半蓋齊之半雖未必難動而魯之眾却未遍得他從然此事聖人亦必曾入思慮但却不專主此也○春秋之時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舉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卜天意

也。陳新安曰：以吾已致仕從大夫之後，尚激于義，不敢不告，則正為君卿大夫者當何如警之在此。

附錄 大義凜凜全在兩不敢。上觀前一箇不敢不告，則君之必當討明矣。觀後一箇不敢不告，則三子之必當從其討明矣。然聖人之不敢不告，却是為天理綱常驅迫得如此，全非為人事起見。此不敢不告，亦只作不敢不告而討之。與前一般，不指告三子說。○外註程子非左氏之言，謂以力不以義，而朱子又謂其非不量力而浪戰語類，又曰聖人舉事也不會只理會義理，都不問利害事也。須可行方得。觀此則左氏之言亦必有本，或者因魯君以不能克齊為慮，故聖人明其事勢亦有可克之理，但聖人告討陳恒，必先有扶植綱常大論，乃不知記而區區記其較量強弱之言，則祇成其為左氏之見耳。○程子謂孔子之志必將正明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亦是論理當如此。故朱子又謂告與不告在乎時義之如何。若區區狗請命之小節，使彼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

而不可復得任其事者，反無以免乎春秋之責矣。觀此則程子之言亦太拘執。孔子當日只告魯君使討，若魯君既許再往告周天子，更請方伯與國時日動淹事多變，故自不必說而萬一天子亦如哀公之懦弱，方伯之臣亦如三家之聲勢相倚，則亦何足以成討賊之舉而扶萬世之綱常哉。此註既載程子論理之言，而必更載胡氏先發後聞之說，以見義理事勢不可偏着一邊。論事勢不論義理，則為權術論義理不論事勢，則為拘迂。隨時處中，千變萬化，其惟聖人能之與。

專章全旨

此教子路以純臣之心，以勿欺作主轉到而犯之，又一層勿欺就平日言，包得廣犯則專指諫諍一事而言，但就犯上看亦從勿欺中來。故外註又引范說。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

勿欺而後犯也

序講子路問事君之道。子曰：事君之道無他，惟誠與直而已。凡平日進言宣力，務使誠意懇到，內以盡其心，外以盡其力，不可有一毫欺罔之心也。而君或未向道志仁，則本此勿欺之一念，無諂諛，無畏避，侃侃然盡言極諫，雖觸君之怒，不恤也。事君之道盡於此矣。

疏義張敬夫曰：盡誠而勿欺，犯顏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盡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矣則誠信充積，必不得已而犯之，則有以感動也。若忠信有所不足，則於事君之道為未盡，而徒以犯顏為事，亦鮮味矣。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之萌皆為欺也。以子路之剛強，懼其果於犯焉，故告之以勿欺為主焉。○朱子曰：犯只是有犯無隱之犯，如三諫不從之類，諫便是犯也。○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則近乎欺。○雙峰饒氏曰：事君以不欺為本，然不欺甚難，須是平日於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

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蔡虛齋曰：勿欺也，諫之指諫諍言。○林次崖曰：利害必至于是，乃有所諱避而不盡其實，以告固欺也。利害未至于是，或主于感君言之，而過其實者，亦欺也。凡事為之當如是，乃以利害之故而，不為固欺也。或畏其難，揮其勞而不為，亦欺也。惟知無不言，無不盡，知無不為，為無不力，始可以言勿欺也。

附參

論道理勿欺義，濶犯字義，窄犯字離，不得勿欺，故必勿欺而犯，勿欺却離。

得犯字，故雖不犯時，亦必勿欺。范註先勿欺而後犯，下先後字，正以勿欺包犯字也。語類謂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則近乎欺。此言字大槩說，凡納諫獻忠，皆是不即是犯，若犯顏諫諍，是指君有過時，面折廷諍而言。時解謂勿欺無處見得，只在犯時見者，非也。又須知子路忠信，原非有意欺君，而往往陷於不知，是他人之欺欺在平日，而子路之欺欺在臨時，為多。但臨時之欺，其根本則仍由於平日不能明理與無欲也。

此明君子小人志趨之異而成就亦不同從近達遠從微達著從初達終各就所向以造其極沒有阻當停歇的所在上下二字即在君子小人內了只重個達字達是君子托根已上只管從上達去如登九層之臺一層高一層小人托根已下只管從下達去如墜千仞之淵一步低一步論地位天地懸隔論來路幾希危微理欲一分皆有不能自己之勢君子住脚不得小人留脚不住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循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序

子曰君子小人始焉趨向之少殊終焉成就之迥絕蓋天理本自高明君子循理已向乎上矣由是愈積累則愈高明直到理之極處豈非上達乎人欲本自汙下小人循欲已趨乎下矣由是愈汨沒則愈卑汙直到欲之極處豈非下達乎學者可不慎所趨耶

下達乎學者可不慎所趨耶

疏

朱子曰君子上達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下達一日沉淪似一日問

究字之義如何曰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此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耳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耳下達者只因這分毫有差使一日昏蔽似一日如人入爛泥中行相似只見一步深似一步便渾身陷沒不能得出也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日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也○上達是曉得透徹到那總頭處不特知到這裏了○胡氏曰循天理徇人欲上達下達之原也進高明究汙下上達下達之效也人心萬理皆具人欲或得以奪之故有待於反之也能復乎天理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高矣不以一毫私欲自蔽則明矣苟徇乎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益趨於貪濁之地則汙矣益流於苟賤之域則下矣進則升而愈崇究則沈而愈卑○蔡虛齋曰天理本自高明也君子循仁義禮智之天理故日進於極仁極義極禮極智高明之地矣人欲本自汙下也小人徇乎聲色貨利之人欲故日究於淫聲惡色私貨

邪利汗下之地矣。高明汗下者，貼本文上下字曰進日究者，貼本文達字。○呂晚村曰：不上卽下，不君子卽小人，並無中立之地。故凡說中立者，必下達必小人也。

附 人以一毫私欲自累，則向上不能，如何得高。以一毫私欲自蔽，則前進不得，如何能明。君子惟循天理，故進乎高明，然未有不私欲而能循天理者也。克得一分已，纔復得一分禮，始而人欲多，天理少，只管勉勉循循進將上去，天理愈多人欲愈少，到得無累無蔽，則高明之極矣。上達有立心之始，有漸進之功，有極至之地。小人反是，故不高則必下，不明則必汙。如陰之剝陽，如黑之變白，始而天理勝人欲者，既而人欲勝天理，終則盡人欲而無天理矣。故愈究則愈汙，下究字中有深知有篤好有樂境。

古之實全言

此辨學者用心之得失，同一學也。而爲己爲人之間，遂分古今焉。學者當審其

幾於用心之初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于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于所從也。

序

子曰：同此學也，但學者之用心不同，則成就各別。古之學者，其從事若與今同也，然只爲道未明也，而孜孜以明其道，只爲德未立也，而孜孜以進其德。惟求盡其在己而已。今之學者，其從事若與古同也，然未必其明道者如何而汲汲欲求知於人，未必其進德何如而汲汲欲求知於世，惟恐人之不知而已。古今人之不同如此。

疏

朱子曰：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

意思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為文日工終做事不得○慶源輔氏曰為己為人之學其差只在毫釐之間惟欲得之於己則不必見知於人纔欲見知於人則不必得之於己欲得於己者收斂篤實欲見知於人者輕浮淺露○雙峰饒氏曰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心要得之於己今之學此者其心要求知於人如三年學己自是了但志在於祿則非為己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己與古人皆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蔡虛齋曰此章先要認個學字然後及於為己為人之辨孔子之時學者所學之事尚皆是正學但視其所以則同觀其所由則不同○林次崖曰雖云古今所學皆同然既有為己為人之分其工夫亦不同其所得亦異為己者其工夫必深若己無寔得決不肯自糊塗必有寔得然後己為人者外而粉飾以為可以見知於人斯己矣其工夫必苟且

糊塗決不若為己者之深切也為己者工夫深切必有寔得而日進乎高明為人者工夫苟且糊塗必無寔得亦終於廢墜耳○呂晚村曰為己為人總在用心處看不在事為上看同為是事而兩者判然只是此心針鋒向裏向外面須在發端幾微處辨取○為人者欲見知于人則為人即希世篤名之謂非經世利物之謂也經世利物亦是為己中事故程子曰其終至於成物人誤解此句連下為人亦說好却大謬若以經世利物為為人是仍舊在事為上分別矣

附參

一般樣知行工夫其間用心自別其始由於毫釐之差而其終至於天淵之隔夫子本意只就用心不同處言之未說到究竟故程子兩說一在圈內一在圈外○用心既別則知行工夫亦只是外面模樣相似非真是一般也諸家皆謂所學無異惟次崖看得細如同入大學為己者之格物致知自是即物窮理到至善處為人者便影響含糊矣為己者之誠意自是慎獨毋自欺為人者便徇外為人矣正心修身無事不如此後來一箇有實得一箇無實得更自瞭

然待曰用心不同尚是被他瞞過了總註云用心得失之際之際字便也該得
事爲○成物原是成已分內事方爲已時下手做工夫知行並進和那知明處
當底事都做在裏面不是既有民物之責方猝然要去成物然未到究竟處亦
不見其爲成物故曰其終至於成物若爲人時下手做工夫便與自己無干便
是喪已然雖做喪已底事他外面裝飾得好亦未可輕斷其失也須於究竟處
觀之故亦曰其終至於喪已○朱子分別內外註謂前段是低底爲人後段是
好底爲人蓋以爲人中亦分兩種低底爲人只欲見知於人得了聲名得了祿
位他便罷了更管甚麼民物得所不得所那好底爲人合下也要利人濟物故
說他直箇要爲人然但他既不於自家身上做工夫却知也不明處也不當却
成箇甚麼爲人豈不和已都喪了要其所以忙忙要利人濟物者亦只是要見
知於人也則內註究可該得外註

遠伯玉使人於孔子

此見聖賢相交以道也使人於孔子便是爲道而來夫子與坐而問便是以道
爲問也使者傳其寡過未能之心正是切磨於道處使乎一替正是替伯玉與
泛論交情者不同

遠伯玉使人於孔子

遠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序講衛多君子遠伯玉之賢其最著者也孔子至衛常主於其家一聖一賢其
以道相交者已久厥後夫子自衛反魯伯玉思之乃使人問候夫子將事昔既
見之喜今茲契濶之懷在此一介以通之矣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在也則使
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
身克已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

深知君子之心而善于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原請 使者叩命至孔子見使者如見伯玉與之坐而問焉。敬使者所以敬伯玉也。因問曰爾夫子近日果何所修為乎。正欲於形迹外放其檢心之學耳。使者直指其用心處以對曰。吾夫子之所為者無他。其於幾微隱約之地。欲求寡其過。而心嘗兢惕。未敢自信其能寡也。是則夫子之為也。夫曰欲寡過則不自是。曰未能則不自足。此險身常若不及之心也。何意使者能道之哉。夫子有味乎其言。于其出而重美之曰使乎。其深知伯玉之心乎。使乎。其善言伯玉之心乎。非伯玉之賢不能如此存心。非使者之賢不能知伯玉之心也。

原請 慶源輔氏曰。使者不以伯玉之德著見於外者言。而以伯玉之心克治於內者告。且曰欲而未能。不獨其言謙抑卑下。而又深有得於聖賢為己之學。常

如不及之意。可謂知德而能言矣。○雲峰胡氏曰。省身常若不及。惟恐其身之有過。而常加省察也。克已常若不及。惟恐其過未改。而常加克治也。○蔡虛谷曰。省身克已。常若不及之意。古人為善。惟曰不足也。此即所謂踐履篤實也。○光輝宣著。只看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便見得○呂晚村曰。寡過未能。不要從功力中見缺陷。正要從缺陷中見功力。

原請 伯玉使人。豈是通於勤道故舊而已。以夫子之道而來也。觀夫子開口便問何為無非考道之心。寡過未能。亦是請益之意。方見聖賢切磨以道正。自若以夫子何為一問。為出意外。則夫子更將何事為問。乃出意中耶。若以寡過未能。一答為出意外。則使者更將何語為答。乃出意中耶。須知作玉使來。夫子坐問。使者傳言。都是一線上事。方見聖賢以道相勉。以神相遇之妙。○寡過未能。一語固非伯玉命使時打點先告使者。但克已省身請業請益。自是實在工夫。其一時立言之妙。則使者為之耳。○使乎一贊口中。咏嘆使者意中實深契伯

玉蓋省身克已常若不及之意。夫子實信得伯玉如此。使者便能道得如此。此使之所以可美也。若謂便是美伯玉。且重在美伯玉。則非深知君子之心。使者知之也。善於辭令。亦使者善之地。美其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則君子之賢已在其中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發君子慎思之學。人心最靈而能通微者。思也。纔出其位。便失其理。位字以。身所處現在之地。有當然不易之理。言所該正廣。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

職也

○

曾子述艮卦之象詞。以示人曰。心之所慕謂之思。身之所處謂之位。位以內當思。位以外不當思。是於君子觀艮止之象。而夙夜圖維。原在位之中。不在位之外。位之所不居。思之所不在也。惟隨身所當盡之道。以返求之心而已。何嘗有外慕之思哉。

○

易艮卦大象傳辭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雲峰胡氏曰。艮止也。思不出其位。身之所處止其所心之所思亦止其所也。○南軒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能然乎。○蔡虛齋曰。曾子只以一人說。范氏則有各止其位意。故在圈外。○呂晚村曰。此是曾子省身思誠之學。於艮象有會。故舉來做箇話頭。以自警策。○不出位。不是欲其省思。知思不當出位。則位中之思正苦。研窮不到。何暇出位思之。出位止為不知位中至善之所在。以用其思耳。有以

多思解出位非也更謂思而當亦不可多悖甚矣。○位者所處之分萬事各有其所。良象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原都在事物上看就身所處而言非謂思自有位也。○陸稼書曰。這一章思字是以臨事之思言。若學者平日讀書講道天下事皆其分內事皆當講究原非位之可限。雖中庸言慎思子夏言近思然皆不是以位限定。惟是事到面前須要審我之位有事當如此而我之位不當如此者便亂做不得。此比思無邪更細一層。邪者違理之謂也。出位者未嘗違理而不合乎時中之謂也。

附錄

本文是教人用思不是教人不思。是教人知位之所在以精其思不徒戒人有位外之思也。故思之精詳方能止於其所。是不出正意。越位而思則思之雖善總與不分道理無涉。此是不出餘意。人多將餘意認做正意便不緊切。○玩艮卦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良之義也。然使人但知各止其所而一於靜則與槁木死灰無異。所以特指出思字來。

以示人見得心為動物隨感而思惟不出其位則正所以善止之妙。所以時止時行而無不得至善之所在也得至善之所在便只是一箇止。若成人越位之思而不看透不出之精義有何干涉。○位雖是一定之位然亦有隨事而變者。如一身既為子又為臣是也。為子則思為子之孝如自服勞奉養以至得親順親為臣則思為臣之忠如自官守言責以至不二其心不奪其節之類。位亦有隨時而變者。如今日貧賤明日富貴是也。貧賤則有貧賤所當行之道富貴則有富貴所當行之道各因其位以為思之類。如此看不出方盡。○位就當下說不出亦只是當下說位之所在便非理之所宜思非謂並包兼營力有所不能及而後不思也。况思原處不得但不可有越位之思耳。若抹倒思字則位中之思豈可不盡而何僅曰不出其位乎。惟思最吃緊故不可無位以範之。究竟位有變易則思亦有變易亦非以拘方為不出也。

君子耻章全旨

四書章句

見

三樂齋

此表君子矯輕警惰之心較訥敏更深耻字過字全在心上說玩註中不敢字欲字可見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耻首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原讀子曰君子言行貴於相顧言易至於有餘也君子於其言固嘗訥訥然如

不出諸口矣而非直戒其或肆也蓋其心有深以為耻者焉行易至于不足也

君子於其行固嘗孜孜焉求有得於已矣而非直勉其不足也蓋其力有務為

其過者焉以言為耻有所不敢盡而行則過之必欲其有餘言之數少而行之

數多此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也

疏表朱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過猶行過恭喪過哀之過謂力行也○勉

齋黃氏曰言易放故當耻行難盡故當過

附添下一耻字便有愧怍意思下一過字便有勇猛意思耻字與訥字慎字有

別過字與敏字意亦微分○只言時便可耻與耻躬之不逮略不同不必計及到行之不及而後耻之也過其行只行時必欲有餘非計及到言之有餘而後過之也故語類只曰謂力行饒氏謂行當過於其言如此則只是過其言與本支過其行之語意亦倒不可從

君子道章全旨

此夫子望道未見之心仁者知者勇者總是一君子不憂不惑不懼總是心無累勿作真境說上節惟夫子親於體道故實見其無能下節惟子貢深於知聖故確信其自道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

原讀夫子望道無窮之心未嘗自見其有餘一日言念君子而自責曰仁之從事於道也久矣由今思之君子所以備德於已而為道者三反之於我未有能

德二者何仁知勇是已仁者之道理足以勝私而物感不足以移其心必不憂知者之道明足以燭理而是非不足以眩其心必不惑勇者之道氣足以配道義而艱大不足以震其心必不懼人入憂惑懼之途而不易其仁知勇之素此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也何有於我哉夫子望道未見之心如此

疏

呂晚村曰不憂惑懼正是仁知勇之至非一齊放下都無事亦非養仁知勇之法亦非推仁知勇之效受用快活也到聖人地頭看憂惑懼愈精微難盡正是仁知勇極際我無能句煞見體象故子貢云云三者為君子之道正為可學而至者故云云以自責勉人耳若生安非學問所強又說他做甚

附

既曰君子道者三則下仁者知者勇者只成得一箇君子不憂不惑不懼只成得一箇君子之道分開有三箇合攏來只得一箇也不但進學之序用不着即成德之序也用不着○仁者不憂三句只現成說箇君子之道見其極至如此未一字惹着我無能上而望慕刻勵神情已有言下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原

子貢曰此特夫子聖不自聖自言如此也以賜觀之夫子於此三者蓋綽綽乎有餘矣又何君子之道有不能焉者哉○蔡虛齋曰夫子自道也言此特夫子之言如此耳不可以言字當謙字○呂晚村曰自道之為謙詞即文王望道未見之意非虛詞遜謝之謂也人不識謙字之義若夫子自知其聖而謬為之詞者于是改為自道其事自道其心並謂夫子真實無能皆求深得淺矣

附

虛齋謂本文絕不可說出成德字則不然現成君子之道如何不是成德○註自道猶云謙辭不直訓為謙辭則非以道為謙也道既訓言而又以猶云謙辭釋之則斷當以自言無能為謙而非以自言仁知勇之道為謙也若以自言仁知勇之道親切有味為自謙則直自譽耳覺軒蔡氏已開後人訛悞之端

矣。

子貢方人

此見為學當先自治。上句褒而疑之。下句貶而抑之。總是不足他方人之意。重不暇二字。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賦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序論 子貢平日好比方人物。較其長短。非自治之切務也。夫子婉以警之。曰。方人之事。惟自治既優者能為之。今賜務此。賜也。其賢乎哉。工夫力量當有餘也。若夫我則於人長短固未暇及之矣。賜其知之否。

疏義 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新安陳人曰。我則無

暇及他人言外之意。謂方自治也。○蔡虛齋曰。子貢方人。夫子以為賢褒之也。而曰賢乎哉。則又疑其詞。謂我則不暇自貶也。然夫子於此且不暇。夫子實獨暇之乎。蓋急於自治者。自不暇於方人也。其自貶者。乃所以深抑之也。子貢方人也是一箇大病痛。

附錄 註於乎哉。訓疑辭。若作詰問之辭。則語意徑直。不得聖人口吻。不但賢乎哉不遠下貶語。並夫我不暇亦只是自貶。非貶賜也。是於自貶而寓深抑之意。非自貶而又抑賜也。○則字甚緊切。自治刻勵全在此字中見。○須知不是方人便是病。只這專務方人之心是病也。若有時要知人賢否也。當考核其短長。患不知人。將此心收拾來。便成為己之學。今專務為此。便是一心在外。不在內。纔不在內。即不是自治。為己之功。集註專務二字。最要好看。○不是平時只自治。暇時再方人學問也。無有暇功。苟有時窮理。即方人亦不在不暇之外。夫我則不暇。只如說我不得工夫方人耳。

不患言金言

此示人為己之學。二句一直說全重。下句學而求能。乃為己實功。若謂求能以為人知地。則猶然人不知念頭。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而未能明理。行焉而未能踐實。返之我心。有未慊者。此真足患也。今乃不此之患。而患人不知何也。

疏義

胡氏曰。失於務外。為學之通患。聖人每欲其返己。以自力。故不口言而已也。

附參

患不知人。章則重在知人。求為可知。章與患立分說。單對子譽。此與病無

能章語有倒順。而意亦少異。彼是表君子之心。病無能而不病。莫知此意。凡學者不當患人不知。而當患不能。細體玩之。則各章之旨出矣。

不逆詐言金言

此言人貴自然之明。專為察察為明者。而發重先覺字。先覺如鑑在懸。影過必見。隨應而覺。而所覺者。常在應先中。用抑亦二字。轉下言。雖是不逆不億。然也。須要你能先覺。方是賢。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

子曰人之欺我者。為詐。人固有詐。未至而先迎之者。謂之逆。人之疑我者。

爲不信。人固有不信。未見而先意之者。謂之億。逆億之私。非自然之覺也。其不億。逆者。又墜小人之計。而終無所覺。皆不足貴也。今有人於此。初不逆料人之我欺。不億測人之我疑。而於人之疑與不疑。欺與不欺。抑亦到面前自然先覺者。此是心地光明。物無遁照之人。豈不爲賢乎。

朱子曰逆詐億不信。是才見那人便逆度之。先覺却是他詐與不信底情。能已露見了。自家這裏便要先覺。若是在自家面前詐與不信。却都不覺時。自家却在這裏做什麼理會。甚事便是昏昧呆底。相似此章。固是要人不得先去逆度。亦是要人自着些精采。看方得。又問楊氏誠則明矣之說。曰此說大了。與本文不相干。如待誠而後明。其爲覺也後矣。蓋此章人於日用間便要如此。○馮氏曰逆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實。先覺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知者不能也。○雲峰胡氏曰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勉齋黃氏曰未見其事而疑其必欺。故爲逆詐。未見其事而度

其必不實。故爲億不信。然詐不信。雖以事見。而可以理知。故雖不逆不度。而以先覺爲賢者。理明故也。○蔡虛齋曰誠明二字。固可用。但范氏謂未有誠而不明者。則是惟其不逆不億。故能先覺。是誠生明之意。則非本意矣。故在圖外。○林次崖曰有天資高識。見明人欺。不得底。亦有學問到義理明。人欺不得底。賢要兼此二者。○億逆是把火去照物。先覺是火在此物來自照。○呂晚村曰逆億正爲不先覺而生。○覺字與逆億殊。覺則未有不先者也。

附錄世上惟先有詐不信。一等人因有逆億。一等人而聖人因想夫不逆不億。一等人而不逆不億。每不能先覺。亦未爲賢。惟不逆不億。而抑亦先覺。乃可稱賢。章中層次自如此。然語氣自歸重先覺。上是字緊承抑亦來細玩得之。○朱子云凡抑字皆略反上文之意。夫曰略反上文。則其意雖從上文出而已。與上文又是一意。必謂當一直下而無容作轉折者非也。○本文當云不逆不億。而不能先覺。猶未爲賢。抑亦先覺。乃所爲賢。時解看做逆億。自不能先覺。故不可

為賢不逆不億自能先覺。所以為賢於抑字略反上文之意便未得矣。○學曾問揚氏謂君子一於誠而已。未有誠而不明者。似說得深透。朱子謂說得大了。與本文不相干。何也。曰。若是誠無不明之聖人。則除了聖人。那詐不信之來。皆被他瞞過了。且天下寧有幾多聖人。如先做下誠底工夫。到他自然生明。纔能覺得詐不信。則豈不是被他欺了半生。纔能覺得。故曰待誠而後明。其為覺也。後矣。又曰。人於日用間便要如此。故不逆不億。只是虛心順理。不使巧詐先覺。只是事至能揆物來能應。○是賢乎。註明云。乃為賢也。自是贊先覺之人。賢字從上者。字生來時解謂勝也。愈也。但勝於逆億之人。大謬。

微生歌言金言

此聖人自明欲以道易天下之心。上節微生畝徒泥無道則隱之說。而不知聖人憂世深心。故說其栖栖為佞。下節夫子言以固為疾。全是自明心事。而警微生意自在其中。

微生歌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與下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序謹 畝以退隱為高。見孔子歷聘。疑其以口給取悅于人。謂之曰。時不可為。斯亦已耳。丘何為是栖栖然。依戀不舍。與毋乃為佞以求用於世乎。

附叅 栖栖指聖人行踪為佞。自是口給悅人。栖栖如何便是佞。微生畝却首眼在何為上。意其所為栖栖者。在於為佞也。兩為字正相呼應。無乃從何字轉出。與字乎字叠用。是待問之辭。非疑而不決之辭。故朱子謂其辭甚倨。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序謹 孔子答曰。栖栖者丘也。為佞則丘豈敢。丘之為是栖栖者。丘有所疾也。疾夫固執太過。不通於世用也。此所以栖栖而不能忘也。敢為佞乎哉。

疏義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而尚謂其栖栖為佞則畝之耿介固執可想矣故夫子因而箴之夫立身待人自有中道聖人萬不為柔佞之不及亦不為固執之太過也。蔡虛齋曰惡是聖人自惡執一不通之事非惡執一不通之人也然曰非敢為佞則夫子不佞矣曰疾固也則微生畝為固矣微生畝正是執一者夫子曰疾固其證之也深矣

附考惟與字乎字是詰詞故夫子以兩也字正答之雖夫子自明其如此非有意譏畝然固字亦正對微生畝病症不得過為渾厚不切之談

驥不道全旨

此明才德輕重而致勉人之意驥有德亦有力但德重力輕稱不以力却只以德然意不重人之稱驥只重驥之所以得稱人知着眼兩稱字不知着眼正在兩其字也。此即詩之比体君子才德意在言外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存子曰天下惟德為最重。即以驥論德與力驥實兼之矣。而驥之所以稱為驥者則有辨。任天下之重致天下之遠。驥非無其力也。而稱驥者不在此。惟是疾徐閑於節。緩急調於宜。稱其有馴良之德也。若但以力而已矣。天下豈少驥哉。夫驥之以德重。固如此矣。

疏義宋子曰聖人之意特以驥雖有力而所稱者則以其德而不以其力耳。若君子則非無用於才也。周公之多才藝。夫子之多能鄙事。豈非才乎。特所以為周公孔子者。則不才稱而德稱耳。世固有有才而無德者。亦有有德而短於才者。夫子亦自以德與力分言矣。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順服而不蹄齧也。南軒張氏曰驥之得稱為其德。不為其力。而况於君子。豈不以尚德為貴乎。苟無其德。雖曰有力。其得謂之君子乎。

附亦有德者必有才。此德成則用備之意。以上等而言之也。譬之驥。正是德力兼備。有才者不必有德。此另是一種謀略。却與德分上無干。譬之馬。正是蹄齧而能任重致遠。但不調良。至有德而短於才。亦只是本性謹厚。但濟不得甚事。譬之馬。又如調良順服。却少任重致遠之能。故語類又補此一意。其實本文說驥。自是德力兼備。但不稱其力。稱其德耳。不可混有德而短於才一種在內。

以德重全旨

此見報施。貴得其宜。世人有心於薄。或人矯為厚。而反失其平。聖人酌其平。而不失其厚。只重以直報怨。上而以末句足之。朱子曰。通章只重報怨之道。報德帶說。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或人以人情。譬怨相尋。九為之問曰。人惟恩怨之心太明。故忠厚之心日

薄。若人之有怨於我者。我惟以德報之。何如

疏義 老子道德經恩始章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序講 子曰報施。貴得其平。以德報怨。似乎厚矣。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德。彼人之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疏義 朱子曰。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德。譬如人以千金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却是何理。視與千金者。更無輕重。斷然。是行不得也。

附參 或人只問以德報怨何如耳。夫子忽說何以報德。這可見不是商量報德。仍是商量報怨。不是為德之難報。而商量其何以報。只是為報怨以德。而商量及何以報德也。人乍看何以二字。只當是貼定報德說。不知是為報怨下轉語。

也蓋報德二字早是為報怨下轉語况何以二字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夫有德有怨人情所不能忘而報之則各有所宜也必也人之有怨於我者我不計其怨而惟以直報之使其人可愛可取不以懷私怨而昧與善之公心使其人當憎當舍不以避私嫌而廢除惡之公典則雖報怨而不害為公平忠厚之心也若人之有德於我者隨其大小皆所當報則以德報之可矣若必以德報怨是私意所為豈天理之正乎

疏義

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夫子之不許何也朱子自是亦私意之所為而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之所不能忘而所報之各有其當亦天理之不能已者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之教使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則止亦視夫理之當然而不為己之私意所罔耳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讐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忠臣孝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夫則以報怨為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是則誠若忠且厚矣而於其所德又將何以報之耶若等而上之每欲益致其厚則以德之上而復可加若但如所以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其德且雖君父之讐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亦逆人情悖天理之甚也哉。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而不為私可也不幸而或

至於相妨則權重輕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耳若小加委曲而害夫天下之公焉則亦君子之所不敢爲也。以德報德蓋它有德於我自是善饒潤它些子所謂公法行於上私義伸於下也以直報怨當賞則賞之當罰則罰之當生則生之當死則死之怨無與焉不說自家與它有怨便增損於其間問如此所以怨有不讐德無不報曰然。雙峰饒氏曰直是直道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是之謂直老氏之說不問道理曲直只是不欲與人結怨而已以德報怨說殺了不若以直報怨之語中間有涵蓄當報而報與不當報而不報皆在其中。

附參何以報德一問只是因或人以報德之報報怨也非重無以報德之意故以直報怨一句緊緊接上作或人正答以德報德一句只帶說以還他以德之本分耳。或人以德之以甚於重這箇以字也報怨之報甚不能忘情這箇報字也聖人下箇直字已是與怨兩忘以字報字不過就或人之辭還他一箇應

付恰適耳報亦只如不報一般故語類謂當賞則賞之當罰則罰之當生則生之當死則死之怨無與焉。細看以直報怨或問與語類却是兩樣或問云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則止此就報怨時審量稱停其怨之輕重大小而報之以理之至當非不報之謂也語類云當賞則賞之當罰則罰之當生則生之當死則死之怨無與焉不說自家與他有怨便增損於其間此不就正報怨上說乃是他事上但當其人之功罪而已不委曲以求報之也集註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是語類意非或問意若或問當報則報不報則止亦無當報時反愛之取之之理聖人語意渾全只說以直報未說以直不報要之小怨可忘當下不當報固自止矣後來遇他事亦只是當賞則賞當罰則罰而怨無與焉若君父大怨自當報之以復其仇但不以私害公以曲勝直耳須分別觀之

此夫子發為已之學以示子貢莫我知是心相照契之謂與莫已知知字大別首尾總是莫知末句正與首句相應天知正是莫知處。劈頭莫知一句便是照定下學意方見沉實不怨尤便是要下學下學便能上達而却非有心上達世無下學上達之人自不能知我而知我其天理本一氣貫注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序譜當時不惟門人知夫子別人也知道是聖人乃夫子忽發嘆曰世之人其莫我知也夫

疏義陸稼書曰這一章是夫子自以其所學示及門開口說莫我知便是警醒學者之意不要錯認做明玉不作世莫宗予之意

附錄聖人說箇莫我知便見已必有獨喻處但人不知之耳註發子貢之問只是啟發其端待子貢之問而後告之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自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求其意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是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序譜子貢怪而問之曰夫子道德高厚如此人無不知之今子言若此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人惟高世絕俗始足致人之知若我則無是矣彼窮通係於天我雖遭時之窮不得於天而不敢以怨天用舍係乎人我雖值時之舍不合於人而不敢以尤人但知黽勉於庸常之間理有未知必求其所當知事有未能必求其所當行只在平實卑遜處做工夫而理得於深造之熟道融於真積之

久自然知日精而至於知之至行日進而至於行之盡以上達乎高明焉要皆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則知我者其惟天乎我之所為與天理相周旋則亦惟天相默契耳所謂莫知我者以此

疏義朱子曰其不怨不尤也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已其下學人事也則又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與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為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知者而獨於天理為相關耳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因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其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為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與衆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着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耳

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下學是立脚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得後來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下學者下學此事上達者上達此理。○學之至即能上達但看着力不着力十五而志乎學下學也能立則是上達矣又自立而學能不惑則上達矣層層級級達將去自然日進乎高明。○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說高了聖人高了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不是全体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箇大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了上達須是下學力能上達。○下學上達雖是二事只是一理若下學得透上達便在這裏。○下學是低心下意做到那做得超越便是上達。○勉齋黃氏曰窮通榮辱天也用舍予奪人也常人之情置事於淺近索理於眇茫足以惑人之耳目而以為能此所以人知之也聖人渾然天理窮通榮辱用舍予奪皆理之所不能無者順而受之又何怨尤之有人事之中便是天理又何必捨人事而求之於眇茫哉如

是則泊然若不見其所長者。然天理流行而聖人與之無間如此。所以人不知而天知也。潛室陳氏曰：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下學工夫，直欲上達，則如釋氏覺之之說是也。吾儒有一分學問，則磨得一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有二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二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二分道理。從此惶惶恁地，不令走作，則心裏統體光明渣滓淨盡，便是上達境界。○蔡虛齋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三句意不斷。下學二字，就套在不怨不尤裏。下學，卽自修之實也。大凡怨天尤人者，必不知反己。反己自修者，自然無怨尤。但反己自修，則理在事中，事亦非理外，便自然漸進矣。此皆朴實頭爲己，而非有所欲動於人處，固非所以致其知，抑亦非人所得而知也。○孔子本意，却是謂我只管下學，而自然至於上達，不是方下學便是蹴到上達處，只是上達不在下學外耳。○陸稼書曰：所謂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者，言初間只管下學，到後來便上達，並無別樣工夫，不是謂一下學便上達也。其以人事天理分上下

者，初間非離天理也，但只見人事，到後來神明默成時，非離人事也，但只見天理。

陸泰 詩云：不得于天而不怨天，不合于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反己釋不怨尤，自修是釋下學，循序是釋而字交關處，漸進是釋上達。蓋纔有怨天尤人意思，便不知反己如何能自修，更做甚下學工夫，須是不怨不尤了，方能下學。若謂平日自修，都是下學，只到豁然貫通處纔算上達，則前此豈一無所得而所得者皆不可謂之大理耶？此皆把集註循序漸進當了，下學而於漸進之外，又忽然有箇上達，故偏註積久說而不主逐節說耳。豈知惟逐節下學，逐節上達，去是，以至於積久無不貫通，而天理之妙皆在於我矣。朱子云：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卽夫形而上者而得其形而下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又曰：十五而志於學，下學也能立，則是上達矣。又自立而學能

不惑則上達矣。層層級級達將去。自然日進乎高明。此主逐節說也。至所云方其下學人事之畢。與衆人所其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着。又曰下學是立脚。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得後來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此主積久說也。而亦未離乎逐節層累之功。其曰不是別有一箇大底上達者。言全体之上達。卽在一節之上達。積累而貫通之。非有兩箇上達也。曰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者。言下學只是當盡之人事。莫謂此中便有上達。一心只求上達。便不是先事後得。先難後獲之純心。如何會上達。此正不肯積累。漸至而欲一蹴上達。是以終不上達也。故曰須是下學方能上達。○逐節下學。便逐節上達去。此隨事上也。都默契夫天理。這是箇小底。知我者。其天到逐節下學之盡。而一旦上達天理之全。則又是箇大底。知我者。其天學者。不但下學之盡。而上達天理之全。爲難。卽隨分上能下學上達也。是難。故聖人說莫我知也夫。○不怨不尤。方能立心爲己。反己自修。這是

就下學初頭看。是如此。卽到下學上達後。樂天安土。敦仁亦只是這不怨不尤之極處。故語類舉樂天安土來說。蓋下學上達一層。高一層。不怨不尤。身分亦一層。高一層矣。○以我對天。而且曰。知我其天。則分明指彼蒼之天矣。然彼蒼之天。如何能知。夫子上達天理。而天自知。夫子也。分明天理之天之與彼蒼之天。不分爲兩箇矣。

公伯寮語

此總見人當安命意。想者行。讒固是逆命。肆者誅讒。亦未能達命。蓋君子之進退。關斯道之興衰。實有命以宰之。得失毀譽。俱可置之度外。聖人樂天命不足道。其言命天折之者。爲中下人說法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

諸市朝。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

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察

序論 子路為季氏宰有公伯寮者乃讒愬子路之行於季孫子服景伯心懷不平以其事告於孔子曰吾夫子季孫固將因公伯寮之言而有惑志矣讒邪害正法不可容以吾之權力猶能誅之以陳其尸於市朝而正其誣賢之罪焉庶幾讒言不行而君子獲用也

論 新安陳氏曰愬讒譖也惑志疑心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序論 子曰士君子抱道用世固其志也然或行或廢有非人之所能為者使道之將行也與命之通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之窮也今由之用舍固有命存焉命果通也雖愬不能使之廢命果塞也雖不愬亦不能使之興公伯寮其如命何

哉子大夫其聽之耳

序論 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任其為用捨無足言矣而孔子以道之興廢繫焉何也曰此陳三都出藏甲之時也道之興廢故於是乎在耳○萬物

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為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唯所遇之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

為言○這命字猶人君命人以官職是教你做事天之命人亦是教你去做這箇但做裏面自有等差○聖人不自言命凡言命者皆為眾人言也○道只

是有廢興却喪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齊氏曰魯為公室之

蠹者莫如季氏孔子為政於魯大率欲裁其僭而勇於承令以出藏甲墮郈費者子路也公伯寮愬子路固將假以沮孔子也故孔子不為子路禍福計而為

吾道興廢計然子服景伯欲肆寮於市朝而孔子以為寮如命何蓋以吾道行與不行繫於天之祐與不祐而不繫於寮之愬與不愬也景伯尤諸人而孔子

委之天。孟子於臧倉之沮魯侯亦歸之天焉。○慶源輔氏曰：聖人純是義理，義所當行則行，義所當止則止。處利害之際，惟其義而已，更不問命之如何。今此言命者，以曉景伯、察耳。○朱氏公遷曰：孔子兩言其如子何，一言其如命何，如命何是我之命在天，如子何是天之命在我。在天者不可必在我者，可必也。

附 此不是聖人見道不行，故作此激烈語，亦不是見命本有定，作嘲罵公伯寮語，亦不是見景伯悲怒，徒為景伯作解勸語也。雖聖人平素盡其在己，不輕言命言命，已是為中下人說法，然亦是聖人實認得真處，打穿後壁以示人，豈徒作沒奈何語哉。故命字對景伯、伯寮說便淺，在聖人分上說便深。○或問：明以此為墮三都出載甲之時，故以為道之興廢所關。齊氏以愬子路將假以沮孔子，大有發明，蒙引非之，悞矣。謝註察之，愬行亦命，其實索無如之，何要看看其實二字，愬行亦命為之，非察為之，總不與小人以權也。

此即出處去就而見隨時之義。賢者二字貫通章三，其次指辟之次第，非賢之次第也。辟與隱不同，隱純是不用的心，辟則純是用的心，有許多深慮處。

子曰賢者辟世去聲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序 子曰：天生賢者，本為世用，而賢者亦無日不欲行其道於天下。豈樂於辟哉。無如時不可為，則不得不辟以全其身矣。大約所遇之時不同，故其所處之宜亦異。有見舉世無道則隱而不出者，謂之辟世。辟世非賢者不能也。

疏 朱子曰：凡古之隱者，非可以一律看。有可以其時之所遇而觀之者，有可

以其才德之高下而觀之者。若長沮桀溺之徒，似有長往而不返之意。然設使天下有道而出計，亦無甚施設，只是獨善其身，如老莊之徒而已。大抵天下有道而用，不必待其十分太平，然後出來。天下無道而隱，亦不必待其十分大亂。

然後隱去天下有道譬如天之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爲
之用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
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可也○賢者辟世浩然長往而不來舉世棄之而不顧
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

附 賢者固不以辟世與地色言之不同而分差等然賢者中間却有差等又
不得謂其所辟同卽是一樣賢者也卽如辟世中伯夷太公隱居東海北海時
可稱辟世沮溺丈人高隱不出亦未嘗不可稱辟世然終不得謂沮溺丈人之
賢皆伯夷太公之賢也辟地辟色辟言聖人生平閱歷盡後來孟子亦是如此
當時如太師摯適齊之類亦是辟地豈可謂賢字中無差等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附 由辟世推之其次有見此地無道則去而之他邦者謂之辟地非賢者而

何以能辟地哉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附 由辟地推之其次有見君之禮貌既衰而去者謂之辟色惟賢者能見色
而卽舉也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
同耳

附 由辟色推之其次有因其君之議論不合而去者謂之辟言惟賢者能知

言而遠引也蓋時之所遇不同而處之各異如此此皆以道自重不輕於徇世
者世有此人世道之衰可知矣

疏 勉齋黃氏日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所處之宜可也

衛靈公顧菴雁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爲劣乎。此所以不可以
優劣言也。○吳氏曰。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若夫子則
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於辟世。觀其論沮溺可見矣。○雲峰胡氏曰。天下爲
大邦國爲小。辟世辟地。是辟其國。辟色辟言。是辟其人。此程子所謂大小次第
而非以賢者之德爲有優劣也。

附錄 此章書從來以世道衰賢人隱立說。愚細玩聖人語意。似不如此。君子出
處原當隨時。如篤信好學章。聖人也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則辟世亦所
當然也。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則辟地更是常事。雖遇禮賢之主。一時不無倦
於色貌。雖遇信任之君。一時不無偶有違言。則辟色辟言。正士君子有心當世
者。所不能免。何得因章中四辟字。遂作感慨世道之言乎。故此章只重見幾而
作意。不重世衰隱避。若謂世衰隱避。則一辟世足矣。更說辟地辟色辟言。做
甚麼。今辟地去了。亂國又適治。邦則治。邦固可任也。辟色而去。必有恭於禮貌。

而可仕者。辟言而去。必有言語投合。而可仕者。如孟子所就三所去三之說。亦
是如此。今看聖人不從辟言。色說到辟地。辟世。却從辟世地說到辟色。言從重
處漸漸說到輕處。便見是把賢者二字提起。見固有不得已而辟世者。然其次
亦可辟地。其次亦可辟色。其次亦可辟言。但當因時以爲去就。而不必拘於一
途。彼不知辟者。固苟貪利祿。而可耻而決於一辟。而不知變者。又果於忘世而
不仁。此章似含此兩意。○若把四句分做四樣。隱士辟世。固一生不出矣。若辟
地。亦主於不出。則依然是辟世一流。而何爲分別之爲。辟地乎。况賢者亦無一
生只辟色。而斷不辟言。一生只辟言。而斷不辟色之兩種矣。以是知時解之斷
不可從人特未細思耳。

作者章全音

此夫子憂世之言。不重賢者見幾而作上矣。者嘆詞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序子曰君子一身與世道相關者也故君子之出處可以卜世道之盛衰我觀今日作而隱去者已至七人矣夫七人豈無用世之心哉而何以高蹈遠舉如是其不少也世道之可憂為何如哉

疏慶源輔氏曰凡書所載有當深索者不深索之則失之略有不必過求者過求之則失之鑿所謂當深索者義理是也所謂不必過求者此處是也○蔡

虛齋曰此孔子憂世之言作是見幾而作之作作者已七人了味其語意言好人去了恁多恁地好蓋國而無賢則將何以為國乎此夫子所以嘆之

例此章木子雖用李氏註然亦不能無疑若就孔子時言當時隱去者恐亦不止七人且天下之大聖人豈嘗逐處檢點一過而鑿然下箇七人耶聖人說語又斷無憑心起義隨便下箇七人之理故疑此章上下文必有錯簡學者固

不當深索亦不可苟且糊塗說。是隱去者有七人便了。往見張爾公謂此句是逸民章斷簡。蓋聖人既論逸民七人之後。又總承之曰作者七人矣。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如此。則與作字之解既合。七人乃有根據。而子曰二字與上子曰謂字錯綜間出。章法甚貫者。字對下我字矣。字起下異於是。天然針線最為有理。爾公好鑿多不足取。惟此句看得有理。為附其說以備疑叅。

子路章全首

此見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在晨門本作訛刺。知道着聖人心事。茲錄之。○輔氏曰賢者視天下有不可為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昏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

為之時也

序子路從夫子周流。偶宿石門之地。有掌晨啟門者。問曰。汝從何地而來。曰。我從孔氏。曰。君子相時而動。有知其可而為之者。有知其不可而不為之者。我聞魯有孔氏者。明知時事之不可為。而猶栖栖皇皇以為之。今子所自得。非其人與。子之從之。亦勞甚矣。

疏朱子曰。晨門所謂知其不可者。時之不可。而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已之無不可也。○南軒張氏曰。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而皇皇於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晨門賢而隱於抱關。知世之不可為而遂已。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然玩其辭意。緩而不迫。所養有過於荷蕢之果者歟。○勉齋黃氏曰。晨門見已而不見聖人。故云。然無孔子之聖。則寧自處於抱關耳。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賢也已。○慶源輔氏曰。賢者之視天下。有不可為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

役晨門曰。家是知其不可而不為者。故他說知其不可而為之。自是識孔子以其志趨不同也。若以為真知聖人之心。明他亦當相從聖人。而思所以為之矣。故朱子不取范氏之說。○可使當為。不知其不可。而或冒昧以為。今知其不可而猶為之。此聖人所目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而晨門之所不以為然者。也是字接孔氏來者。字實指其人。見天下只有這箇人。是要拗轉做底。

子擊此見聖人不怠。天下之心。以有心作主。註中許多怠字。正從有心化出。荷蕢知聖人有心而譏之。聖人自表其不能無心也。可已而不已。正是不欲安於果處。果哉二字。正應有心哉三字。

子擊擊於微。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擊乎。荷去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怠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天子一日在衛。偶然擊磬。其憂世之心。已寓於磬聲中矣。乃有隱士蒯荷。草器而過孔氏之門者。聞其聲而知之。曰。有心於世哉。斯人之擊磬乎。謂擊磬為有心。誠有心也。荷蕢庶幾知聖人哉。

朱子曰。他那箇人。煞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者。耳聞磬聲乎。是指磬聲而言。否。曰。大約是如此。

陳禾。聞磬聲而即知聖人之心。在於用世。可見荷蕢也。從這裏來。只轉念遂成其決耳。觀他說莫知斯已。則世要知我時尚不已。可見聖人是。不知尚不已。故以他為果不得。因聖人便抹倒荷蕢。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音紀。餘音以揭起物。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利。搯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序。說而譏曰。斯人也。鄙哉。硜硜乎。何其專確而不達時宜也。君子相時而

世。莫已知而不之用也。斯亦潔身以去焉而已矣。吾聞泔水者。遇水深之處。則着下體之衣。而過之。遇水淺之處。則揭下體之衣。而過之。夫泔水者。必視淺深。為厲揭。今斯人可已而不已。是深不知厲。淺不知揭矣。何其鄙也。

陳禾。他處鄙字。或作貪鄙。庸鄙。此鄙字。只貼定硜硜。專確不移。便是鄙處。以其所見之淺也。硜硜。訓石聲。正是從磬聲內。想見其專確之意。深便厲。淺便揭。不然。則有胥溺之患。荷蕢身分。只得如此。非是不當適淺深之宜。但不可。以之論聖人耳。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世。故曰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居謂天子聞其言而嘆曰斯人也何其果於忘世哉若但果於忘世猶知自潔者皆能之末之難矣唯是世有忘我之時而我無忘世之心此其所以難也彼以可已不已譏我者亦莫知我心也夫

師 慶源師氏曰果於忘世決去不反者能之何難之有若聖人之出處因時卷舒與道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能已濟世之用其出無窮此豈荷蕢所能與哉○新安陳氏曰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天地主物之心不以閉塞成冬之時而息聖人道濟天下之心不以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息也聖人不能忘世之心荷蕢初聞其謬聲而知之然觀其既而曰以下之言則非深知聖人之心者要之果於忘世之人豈能深知聖人所以不能忘世之心哉

不 果哉二字一斷是嘆荷蕢末之難矣是聖人自言如此亦不為難言如便有不肯如此之意○亦是荷蕢以聖人為難於果聖人却說若如此亦有何難

聖人甘為其難而不肯為其果此中有多少苦心在○荷蕢以夫子為鄙夫子以荷蕢為果究竟荷蕢之鄙天子適成其果而夫子迹隣於鄙而不辭其難所以為聖人也蓋役志功名者為鄙憇視民物者為果聖人既非役志功名亦非憇視民物則所以自處者必有在矣

子張言會

此明人君守喪之禮而見大臣之責之重也子張疑人君不容於三年不言恐以子道妨君道夫子引古制以明得三年不言之故在於冢宰聽政其權可謂重矣苟非其人必將貽國家之禍可知以臣道代君道而後不以子道妨君道也

子張曰書不為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居 子張問曰高宗居憂於諒陰三年不言政事夫人君發號施令所恃以敷

化宣猷者惟其言耳不言而至於三年則臣下無所稟命政事何由而治不識書之言何謂也

疏蔡虛齋曰諒陰若依孔氏胡氏邢氏則諒為信陰為嘿而於不言二字為重複矣當依覺軒蔡氏說諒者梁也闇者倚廬之廬也方知書所謂王宅憂諒陰者為合而於鄭氏謂柱榻所謂梁闇是也尤為有證

附孔氏解諒為信陰為嘿蓋彷彿不言之義而妄釋之也覺軒引鄭註猶為近理大抵陰者幽闇之義或者父母自明而即幽人子居廬不敢居高明之所而居幽闇之地蓋其哀戚如將見之也至諒之為梁則無據而姑存之耳○何謂也是問所以得三年不言之故下文因以百官聽冢宰告之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曰天子

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始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命禍亂或出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宗子曰居喪三年不言何必高宗為然古之人君居喪皆然考之古禮君薨嗣君居廬守喪不親政令百官各總攝已職以聽處分於冢宰如此者三年夫既有冢宰可托則凡嗣君所當言者冢宰皆代之言矣故嗣君得以三年不言也然則高宗亦猶行古之道耳子何疑乎

疏新安陳氏曰居喪而冢宰攝政則嗣君雖不言亦無失政矣○問胡氏云以聽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然主少國疑之際得人如伊周霍葛則可不幸如莽操之姦豈不大可憂邪雙峰饒氏曰使嗣君剛明而冢宰有莽操之姦則必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總已以聽亦何益哉且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常耳

附聖人只答人君可以三年不言之故未論及冢宰之賢奸可倚托與不可

以倚托也。且觀周公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言。中庸言盛任使所以勤大臣之說。則知慎選冢宰原有知人善任在先。故既為大臣亦斷無不可委任之事。若於君薨居喪之時。慮及姦邪之不可委任。則已晚矣。即晚村君誠仁孝能行禮。大臣安有不足恃之說。道理雖正。然嗣君初立。若遇大奸慝。亦難以一時之仁孝感動其心。如此又見冢宰之權關係于國家者重而不可不預擇其人也。

上好禮章全旨

此明禮以定分之意。精神全在一好字。但徒以禮之儀文度數。安能使民分定。情安。惟得其恭敬遜讓之精意。方事事有規矩準則。而又出於人情之自然。所以易使。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曰上之於民常患其難使非民之難使也由於上之不好禮耳上非盡

無禮於其民特以所好不在此用雖極品節制度之詳皆具文矣。有如上誠好禮根於心者。動皆天則之自然。踐諸躬者悉為人事之當然。此豈必為使民而然哉。而禮達諸政則良法皆美意所運。立綱陳紀天下皆肅然。知上下之有等禮達諸教則大經皆至。性所通勅叙惇典天下咸秩然。知尊卑之有辨。觀化者既有以動於不自已而率由者。又各安於一定之分。民之易使豈待刑驅而勢迫也哉。

疏義

朱子曰禮達而分定。達謂達於下。慶源輔氏曰達謂達於下也。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下者亦皆安已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

雙峰饒氏曰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之。蔡虛齋曰上好禮則自其身之動靜以至事為之設施無一步離了禮。如此則禮行於上矣。行於上則達於下矣。達於下則下各安其分矣。以禮驅之無不可使。若自家不好禮而但以禮驅人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好禮該本末言。禮達分定字在上好禮。

之下。

附系好禮則禮達。禮達則分定。分定則情安。而易使禮達。分定四字在好禮之下。民易使之上。○上之好禮。內自誠意肅恭。以至於外之衣冠瞻視。近自宮庭朝廟。以至於遠之郊甸閭閻。無一事不是禮。無一時一處不是禮。故禮上加一好字。便是以精神貫徹本末精粗。無所不具。不然制度等威。如何便達於百姓。而分定時解。有謂禮字不消講到精微。只宜粗淺說者。謬也。○只一好字。不但貫徹禮字中。並貫徹到易使中去。若無好字。禮只是驅殼子。如何能達。又須知好禮不單為要使民而設。則民易使是好禮中自然效驗。雖使民也以禮使之。然却不靠這些少箇禮。若靠此使民。並禮亦是作用權術矣。

子路章全言

此見君子之道不外於敬修。即修己以敬一句。已括盡君子下文安人安百姓。俱在其內。特因子路之問。引伸言之耳。末二句不重堯舜。重不可復加。意要之。

猶病即是堯舜之以敬安無盡。修亦無盡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蓋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己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序講子路問如何而後可以為君子。子曰。君子之道。惟修己而已。君子之修己。

惟有敬而已。內無一念之不敬。外無一事之不敬。戒懼慎獨。無時稍懈。則天理。

存人欲。過而德無不成矣。君子所以為君子者然也。蓋敬該動靜合內外徹上
下。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少之也。曰：君子之道大
矣。乃如斯修己以敬而已乎。蓋疑其限於己也。子曰：對己而言。則有人以己觀
人。則己之道即人之道也。果敬以修己而靜虛動直。施為無不當理。則一敬所
充。自然及物。雖以之安人。不外是矣。而子路猶以為未足。曰：君子之用安矣。乃
如斯修己以安人而已乎。蓋疑其限於人也。子曰：蓋乎人。則為百姓。以己觀百
姓。則己之道即百姓之道也。果敬以修己而施為當理。則一敬所極。無物不被
雖以之安百姓。不外是矣。夫修己以安百姓。其學問至精。其功用至大。雖欽明
如堯。溫恭如舜。其猶以是為病而未慊於心也。豈復有加於此哉。蓋安無盡。修
亦無盡。洵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也。

論語 朱子曰：蓋言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為無不
自然。各得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群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修

己以敬之一言。然所謂敬者。非若四端之善。始然始達。而可擴出敬而安人安
百姓。非若由格物致知。以至於正身及物。行待夫節節推之也。非若若老幼幼
由己及物。而待夫舉斯心以加諸彼也。亦謂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為然耳。曰
然。則夫子之言。豈其略無大小遠近之差乎。曰：修己以敬。貫徹上下。包舉遠近。
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其功效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
人。則修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修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大
小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修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
遠也。○須看敬以直內。氣象敬時。內面一齊。直徹上徹下。更無些子私曲。若不
敬。則內面百般計較。做出來皆是私心。欲利甲必害乙。利乙必害丙。如何得安
○惟上下一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興起之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
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此出。
這是自誠而明。○信只是實理。順只是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達順是致和

底意思○人之所以不聰不明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
 ○勉齋黃氏曰非謂修己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修己以敬而可謂君子
 則是充積之盛在其中矣特言其功效之遠則指夫自其充積之盛者而出耳
 修己以安人猶曰修己以敬而可以安人也修己以安百姓猶曰修己以敬而
 可以安百姓也子路疑修己以敬之一言不足以盡君子故夫子指其效驗之
 大者而言以見決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也○朱氏公遷曰此章敬字是舉其統
 體而言亦曰專言之者○呂晚村曰人者己之對百姓者人之盡安人安百姓
 理體只一却是分量不同不是人與百姓不同只修己處有淺深厚薄則所及
 有遠近廣狹也然則已有異與只為修之量有足不足故己之體象亦有大不
 大工夫只在修己以敬內這裏面地分儘濶遠在○安人安百姓其修己工夫
 充積步步不同只是一敬字中境界再做不盡直到堯舜猶病用力更無他塗
 附本 修字中間工夫儘無窮敬字是舉其大綱總腦處任你許多修己工夫如

擇善以明善固執以誠身都少此敬字不得此修己必敬以修之也然敬字亦
 不是離却事為只一戒慎恐懼便了戒慎恐懼些甚麼則敬字工夫仍貼在修
 字上做此所以合內外動靜貫始終上下而一之不難安人安百姓也不然離
 敬說修字無根源離修說敬字無實事以之治一己不足况人與百姓乎
 人只知講敬字忘却修字此敬其所敬非聖人所謂修己以敬也○修己與安
 人安百姓不同者尚修己有致知力行之功安人安百姓有知明處當之事且
 人近則有謠已而後求無諸已而後非百姓遠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後無
 不平此自要事事擴之節節推之若總腦處却是敬主一無適豈有兩箇故修
 己是這箇敬安人安百姓亦只是這箇敬故曰非有待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
 遠也然謂包舉到安百姓只是此敬則可謂敬中充積之盛更無漸次亦不可
 且如中庸內省不疚無惡於忘固是敬然不動不言而亦敬信則又進矣不賞
 不怒而亦勸威則又進矣到不顯篤恭而天下自平則又進矣內裏一層精密

一層外面亦一步顯燦一步晚村謂無不統者敬之理有差及者敬之功候最細

原壤真全言

此見聖人待故人厚以禮字作主總是惡其無禮不遜弟三字極重幼長二句追溯其由來而責之老不死正指今日是為賊三字總承幼長老說叩脛警言其將來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

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踴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踴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踴踞然

原壤孔子之故人原壤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嘗見孔子來為夷狀踴踞以俟孔子惡其無禮也責之曰人之立身莫大乎禮不可以斯須去者也吾觀汝之不遜弟也自幼而已然以為是猶有童心長或知改比長矣又無一善之可述焉以為是當死今老矣乃又不死而猶為此狀則是汝自幼而長而老徒敗常亂俗為名教之蠹是為賊而已矣是將令天下無少長老幼而盡放於禮法之外也既自以其身為賊而尤而效之者且賊在人心風俗可不戒哉言畢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欲使勿踴踞者然孔子於原壤登木而歌則舍之夷俟則警之舍大故以全交警小節以全教其待故人之道如此

論語朱子曰如原壤之歌乃是夫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俟之時尚可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新安陳氏曰幼壯孝弟耆羞好禮則久生可以維風俗故敬其為壽幼壯無稱老徒傲惰則久生適以敗風俗故名其為賊壤良可戒哉

附來看來原壤夷俟亦不是倨傲孔子若是倨傲便不當踴躍以待矣蓋他是老氏之流所謂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只是以先王之禮為繁苦欄欄人苟得禮之意更不消要許多節文如知和而和便了且如禮之意是要謙卑今至不敢與聖人講揖讓而踴躍以自處豈不是謙卑之意而不知其簡易而非禮矣老氏學問只是以退為進以柔為剛故朱子謂老子只是笑嬉嬉底人原壤夷俟正類此○註云自少至老無一善狀已該本文三句說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久生於世承上自少至老來徒足以亂常敗俗承無一善狀來則是賊而已矣總斷一句非老而不死方敗常亂俗而幼不遜弟長而無述尚不敗常亂俗也

闕黨童子

此見聖人教小子之道亦以禮字作主童子不循禮故夫子欲使之習禮有抑其虛憍長其德性意章內二益字相照應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

闕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序昔闕黨有童子來學於孔子孔子使之將賓主往來之命意蓋有在也或人不知而問曰將命非易事也而今乃使是童子意必學有進益者與不然何以寵異之如此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理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序子曰童子之將命且勿論不益也使其有求益之心則隅坐隨行之禮所必遵矣而童子不然吾見其不循隅坐之禮而儼然居於位也吾見其不循隨行之禮而儼然與先生並行也此非能謙虛下人以求學之益者也乃不安童

子之分而欲速進於成人之列者也。吾使之將命亦欲其觀少長之序。習揖遜之容。以潛消其虛僞之氣。而漸長其德性之良正。所以抑而教之。豈龍而異之哉。

疏義 朱子曰：欲速成者是越去許多節次。要到至處無是理也。○南軒張氏曰：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烏能以求益乎。欲速成而已。如物之生。循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傲惰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慶源輔氏曰：求益則浸長。而不知欲速則亟進。而無序。聖門之教。雖以敏行為先。而又以躐等為戒。○新安陳氏曰：居位是不循隅坐之禮。並行是不循隨行之禮。

附參 吾見字。須要着眼。難道童子敢居聖人之位。敢與聖人並行不成。蓋聖人之門。羣賢畢集。齒先童子者固多。德先童子者亦不少。此童子以為同學於聖人。便與諸賢一般。行事故亦居位並行。而越少長之序。無揖遜之容矣。曰：非求益。欲速成正。為他速進於諸賢之列耳。○或人疑其已益。聖人不但許他益。並不許他能求益。

人便與諸賢一般。行事故亦居位並行。而越少長之序。無揖遜之容矣。曰：非求益。欲速成正。為他速進於諸賢之列耳。○或人疑其已益。聖人不但許他益。並不許他能求益。

